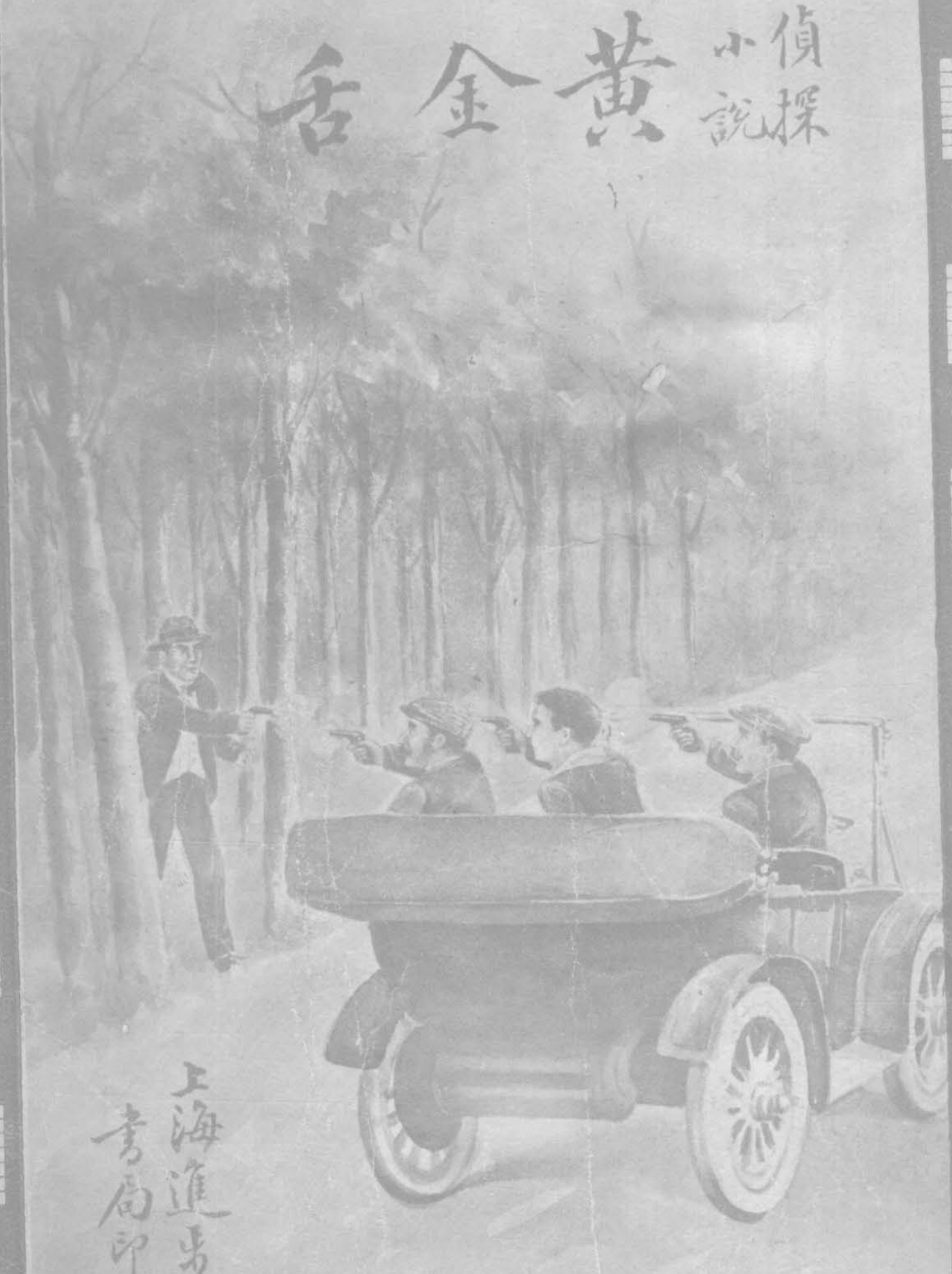


偵探小說 黃金舌



上海進步
書局印行

東北人民圖書館

偵探小說

黃金舌提要

此叙黨人忌一侯爵所行政策因用催眠術以金質化學毒品使之口瘡舌橋失其知覺又慮著名醫士能治其疾乃以蠱侯爵之法者蠱醫士使其所在致成種種疑獄嗣經私家偵探多方察訪險阻備經始得黨中秘密破獲黨首卒罹重典醫士亦得生還竟體命意遣詞離奇變幻不可方物閱至終篇令人拍案叫絕洵爲偵探小說中別開生面之作此亦錢塘蔣景緘君遺墨也

偵探
小說

黃金舌

錢塘蔣景緘著

第一章 醒眠術

侯爵！侯爵！！華兒侯爵!!!蘇格蘭之遊樂乎。此一種尖銳之音。如大珠小珠之錯落。聲聲打入聽者耳鼓。是時百葉窗開。跋烏斜射。此休息室中。地麪清塵。壁鏡鑒影。案上羅列潑蘭地之罇。安樂椅中仰臥一人。面色皎白。雙眸隱瞼。鼻中氣咻咻。若甚倦者。廻視其身。着白色單衣。胸前羅列勳章無數。一望而知爲嚴重之貴臣。此蓋英之侯爵華兒斯特也。侯爵旁側立者爲其夫人麗娜。卽前之喚侯爵者。此侯爵夫人。花冠顫動。長裙不整。黃金之髮。撩亂肩上。急俯首使其櫻唇就侯爵耳輪。繁促其節。若不勝急遽。無何侯爵遽張眸。其意思似欲應而不能聲。手足亦顫縮若不克自持者。久之指案上潑蘭地罇示意。令夫人

取置坐側。麗娜傾一罇奉侯爵。吸盡手足始稍稍復其自由。然唇際翕張欲言終蹇。雖與其如花之麗美夫人相對。而面目枯澁。視線相注。有言而不得達。斯時華兒侯爵。其沉悶爲何如耶。

夫人曰。侯爵。君何所苦。遭此不幸。君口中得毋嘗有毒味。致令舌神經拘攣不仁乎。抑喉中聲帶有損否。或君在蘇格蘭避暑。爲不潔之風氣所襲乎。幸以手語。使妾得悉究竟。維時侯爵耳中之機關未損。非如啞人會厭缺陷。貽累聽官。故夫人之歎歎垂問。尙能領受。矧夫人素有一種特別技術。無論何種催眠之法。使人失其知覺力者。經彼柔曼清脆之聲。按腦部之機關。激刺。未有不爲所催醒也。侯爵既聞夫人言。於是以手代語。向索紙筆。夫人遂取墨水瓶及紙筆。進復繫電鈴呼侍者。茲倪入。昇一綢絲几至前。加以錦墊。俾憑之以書。侯爵服御宏侈。雖筆墨之微。亦必精緻。此筆管鑲牙作十七世紀東方戰士狀。一兵一騎。具豆馬米人之觀。倘執顯微鏡窺之。殆鬚眉欲活。管中貫以金絲。絲

下垂以範筆頭。上出管端。銜一燦爛晶瑩之鑽石。誠華而宛也。墨水瓶以水晶爲之。其中晶體徧開圓罅。蓋亦嵌以金絲。而鑽石綴焉。侯爵見筆墨來遽起。坐將取筆。拂紙傾吐。梗概以慰夫人。盼注甫握管中。食兩指忽震震。有聲。左手方執墨瓶。之蓋全臂忽亦戰掉。蓋幾落地。而近凡之腦部大動。脉跳盪。應衣斯時。侯爵面無人色。夫人遽撥几前。擁侯爵。忽不覺手亦搖搖。不自主。殆如傀儡之受人牽動也。

茲倪在旁注視。久失聲曰。是殆西班牙人奧利之所爲。夫人姑釋手。勿觸侯爵。恐益將不利。夫人驚曰。奧利乎。汝何由識之。且彼何仇於侯爵。而施此毒手。茲倪曰。彼誠與侯爵善。顧夫人亦知其所奉宗教。固與侯爵不同乎。吾歐新舊教徒之戰爭。其激烈狀況。殆夫人所深悉。安知彼僮不。因宗教之爭。集矢於吾侯耶。茲倪聞舊教徒究心技藝。凡天算聲光電化等學。頗富思想之力。故進步最速。彼奧利者。曾受電學於俄人亞克斯夫。斯夫爲民黨領袖。其於侯爵之政論。

每詆爲專制計。英爲民權發達之國。不啻有此等政黨。蟬揚要地。夫人思之。與利與吾侯。宗教不同。黨派不同。則對於吾侯。施行其劇烈手段。亦固其所。夫人曰。茲倪！汝且勿以致害侯爵之罪人爲亟。亟第當先訪著名專科醫士。爲侯爵治療。否則言論自由。手足自由之損失。何以爲情。耶。呈侯爵身爲大臣。發言之機關。不靈於國家。頗具影響。吾聞英俄中亞細亞之爭。將俟侯爵決議。今若此外。外交上必占劣敗。奈何。

茲倪奉夫人命令而退。時侯爵每一觸物。手足輒顫動不已。夫人無如何。惟時進以潑蘭地酒。冀少壯其神。俄而茲倪延醫士開魯士至此。醫士爲英倫著名之醫學博士。時能出新理以治病。固有聲於醫院者。是時侯爵夫人眉蹙蛾心。眼含顰淚。以素羅手帕徐拭其睫。起逐開魯士曰。先生！幸善視侯爵。吾侯爵所關係英倫勢力者。綦重。非獨吾華兒氏所倚賴也。余聞先生富於國家思想。敢敬以相煩。至吾侯爵致病之由。時余未從。至蘇格蘭。無由詳述。此茲倪者。固

隨侍侯爵而洞知底蘊者也。請令爲先生告。

第二章 名醫蹤跡

茲倪曰：余自五月四號從侯爵至蘇格蘭時，侯爵以俄人勢力浸浸由帕米爾高原窺伊犁而臨印度，意至憤惋。語中往往涉及蓋吾侯之愛國性質然也。先生！君知蘇格蘭之西境有那卡村者，其景尤爲幽絕乎。侯爵主於是村之貴族，皇史迷特家，皇氏者固是村大族，食指以千數。東西游客多萃其門，而蘭薰艾佩亦遂不擇侯爵之戾止也。適其家有兩西班牙客，一爲抹亞，一爲奧利抹亞。故口吃雅不如奧利之善應對，才而奧利於侯爵尤曲盡周旋，且異常密切。者余曾以其言太甘，其中必有故戒。侯爵遠之，顧吾侯豁達大度如海之汪洋，無所用其猜忌而奸人之計遂售矣。

吾侯所居之旅室與奧利之室櫛比。皇氏以侯故，室中陳設備極偉麗。余猶憶室左之珊瑚几，以珊瑚攢聚而成，不置金絲桃一盆，盆以水晶爲之，而桃花則

鏤極薄極細之金片金絲嵌以翡翠上濡以倫敦之上製香水至今思之其色香猶在余聞視神經也先生乎其他陳設余頗難更僕獨憶及此者蓋吾侯致病之由實與之關係余何敢忘之乎

是凡所度之右方與奧利室僅隔一壁抹亞與奧利同在其中間過其室則硫酸之氣觸人鼻觀又觀其几案羅列種種器具余故知二人必善理化也一日侯徧身忽發紅斑若蚊蚤之噬迹又如支那所稱之斑疹經余早夜看護忽於金絲桃盆旁見一異常光線其線適與侯身相射迎視之目幾欲眩余乃潛融松漆封此隙而吾侯亦漸安復蓋事後探知乃愛斯鏡之作用也經此蹉折凡吾侯之舉動余每加意防衛且知抹亞與利必有一人欲不利吾侯者故於二人接洽時猶惴惴戒備不圖閱兩星期侯方赴皇氏游藝會會場賓客麇集二人亦在座吾侯取赤白彈丸縱橫衝擊轉換命中咸盡其妙不意衆方鼓掌侯忽仆地掖起則知覺全失時夫人未同旅行余電倫敦促夫人迎侯返邸今乃

重煩先生也。

開魯士曰：當君侯仆地時，足下亦覩抹亞與奧利立於何所乎？茲倪曰：方侯爵未仆時，彼二人同在一音樂檯側，及紛亂之頃，則未暇審視。今殆仍居那卡村乎？開魯士曰：細按君侯病狀，必爲奸人所算無疑，而舌中當藏一限制發言之機械。今第將此機取出，則此病不足平也。華兒夫人傾聽既久，至此乃發言曰：此事當覓名探先偵二人蹤跡，而侯爵之病尙祈先生妙手。蓋人生世界手足肢體、耳目、鼻舌無在可失其自由。今余與侯爵咫尺天涯，有情愫而不能伸，有秘密而不能悉，余不識侯爵腦印中亦復能如平時之有感覺否？言際手搵素巾，淚簌簌下，蓋大珠小珠錯落矣。

開魯士曰：夫人勿憂，前此醫士未悉病情，故所需之器尙少有未備。茲當馳回敝廬，取至應用。因視壁上時計，復屈指自語曰：此時爲上午十二句鐘，計乘馬車至皇門街約費一小時，取應用器具約數分鐘，合之午餐及復來此間，與佈

置一切則夫人與侯爵談判之時當在傍晚七句鐘願夫人萬安第留意偵探致害侯爵者此療治之責任醫士當盡力爲之應無貽誤耳

夫人拭淚應醫士卽辭出期以下午二句鐘復臨侯邸施治是時華兒夫人惟冀侯爵之速愈轉促開醫士速行於是馬車鞭鞭影蕭蕭開醫士遂別此侯邸而行豈知跋烏西下狡兔東生華兒侯爵邸前絕無開醫士車轍馬跡噫西國醫士殆無自高聲價而遷延不至貽誤病家者華兒夫人麗娜始而疑繼而怒復遣茲倪往將詰責以曠廢時間不施診治之過失此時侯爵臥安樂椅中肢體雖不復轉動而神致清醒煩躁殊甚夫人告以醫生當卽來可以倉猝取效侯爵聞言似能領受久乃睡去然久之非獨開醫士不至卽敦促醫士之茲倪亦杳如黃鶴此時柱頭時計鞳鞳然作八句夫人之神經若爲時計所喚醒始憶尙未就晚餐然亦無心復就餐室乃命侍者以麵包牛乳各少許爲果腹計而厚儲食品以待侯爵之醒然茲倪及開醫士卒不至夫人旣慮侯爵

之增。劇復憂。意外變。故終夜旁皇難安。一息蓋可知也。

翌日爲禮拜六日。夫人晨起。略整衣服。卽趨侍侯爵之側。先是夫人待醫士不至已延。一看護婦羅福姑娘爲侯爵看護。是晚以羅姑娘命肩軟榻昇侯爵入睡眠室。而夫人卽與羅姑娘設榻其側。當夫人趨視侯爵時。門者忽手一刺自外入。夫人取視。刺爲古特。斯詫其素不相識。門者卽進曰。此古特。斯先生卽開醫士之夫人。鑑其色甚倉猝。觀其容甚憔悴。其衣多摺疊痕。頗似和衣而臥者。當有特別之驚恐。或秘密事件。與夫人談判。夫人其許之乎。夫人聆其言。卽命門者肅開。夫人入客室。已亦矚看護婦羅姑娘。乃往與古特。斯會晤。

第三章 怪異之書札

華兒夫人既至客室。此古特。斯者早離座而起。舉手致敬曰。侯爵夫人乎。不識侯爵。忽違何疾。吾夫所投何藥品。所用何手法。乃致加劇。夫人乎。吾夫卒業於醫學大學。校得有卒業博士文憑。臨症不下數千。殆無謬誤。何今日乃參差乖

謬耶。不。或。看。講。未。講。誤。他。劑。耶。願。夫。人。明。以。示。我。母。陷。無。罪。之。人。於。罪。醫。士。幸。甚。言。訖。立。以。候。華。兒。夫。人。之。答。詞。

華。兒。夫。人。聞。此。詰。問。如。小。兒。之。猝。受。電。觸。又。如。文。學。博。士。攢。眉。苦。思。不。得。暢。所。欲。言。者。痴。立。半。响。久。之。乃。答。曰。夫。人。所。問。余。誠。駭。怪。余。前。未。以。治。誤。答。開。先。生。何。先。生。過。疑。乃。煩。夫。人。詰。責。耶。且。開。先。生。不。親。舉。玉。趾。此。中。疑。團。何。由。冰。釋。幸。煩。夫。人。敦。促。速。降。蓬。壘。寒。家。方。望。之。如。歲。也。

是。時。古。特。斯。之。駭。怪。較。華。兒。夫。人。尤。甚。桃。花。之。面。由。頰。而。白。由。白。而。青。驚。魂。搖。搖。不。定。惟。以。其。星。眼。斜。睨。門。側。手。曳。長。裙。作。欲。遁。逃。之。狀。華。兒。夫。人。愈。益。不。解。急。攬。其。祛。曰。夫。人。何。所。見。而。作。此。態。幸。究。言。之。母。令。妾。墮。於。五。里。霧。古。特。斯。爲。麗。挪。所。攬。遽。奮。身。狂。號。曰。汝。家。既。囚。吾。夫。令。余。徹。夜。慄。慄。憂。懼。不。得。眠。今。復。欲。以。計。誑。余。耶。已。矣。汝。釋。手。！。汝。急。釋。手。！！

華。兒。夫。人。駭。極。而。笑。口。吃。吃。曰。開。夫。人。汝。勿。疑。懼。余。如。開。罪。於。開。先。生。與。夫。人。

者。有。如。上。帝。讀。者。諸。君。知。否。歐。洲。人。士。之。迷。信。上。帝。殆。與。吾。中。國。崇。拜。偶。像。同。而。婦。女。之。於。誓。言。凜。凜。尤。甚。古。特。斯。聞。此。誓。言。意。乃。少。釋。曰。夫。人。乎。夫。人。之。言。果。信。乎。妾。不。得。不。以。所。聞。報。告。矣。於。是。古。氏。乃。退。就。鋼。絲。椅。中。與。夫。人。俱。坐。久。之。色。定。探。手。袋。取。一。書。出。示。夫。人。曰。請。審。覽。之。此。余。夫。手。跡。夫。人。須。知。妾。非。故。作。恐。慌。以。賺。人。也。麗。娜。啟。讀。其。書。曰。

余。妻。古。特。斯。鑒。余。以。今。日。上。午。十。二。時。至。華。兒。侯。爵。邸。施。診。侯。爵。之。病。尚。非。不。治。余。乃。按。法。醫。療。以。冀。其。瘥。蓋。彼。固。吾。英。之。偉。人。余。深。望。其。速。痊。以。瘳。我。國。也。不。虞。病。轉。加。劇。其。夫。人。麗。娜。將。余。拘。留。種。種。虐。待。咎。非。余。所。應。得。橫。受。此。不。白。之。摧。殘。余。實。不。料。幸。卿。速。臨。侯。邸。辯。護。否。恐。再。有。酷。烈。手。段。將。礙。余。之。生。命。茲。特。密。賄。其。侍。者。茲。倪。通。信。見。書。千。萬。馳。赴。是。爲。翹。盼。開。魯。士。書。覽。既。畢。華。兒。夫。人。咤。曰。冤。哉。此。事。從。何。發。生。昨。日。午。後。開。先。生。方。自。余。邸。中。歸。寓。余。乃。遣。茲。倪。相。迎。豈。有。種。種。虐。待。之。事。且。茲。倪。今。何。在。余。見。其。出。未。見。其。歸。

方坐臥如在針氈。豈有他哉。夫人不信乎。請召余邸中各人。證余言妄否。於是至室旁。電話箱側。手振機關口。傳命令。俄而羣侍奔至。華夫人令一一述開醫士何時至。何時行。何時遣茲倪迎取。衆口一詞。皆如夫人言。無異同者。古特斯俯首無語。華夫人亦揮羣侍退。復慰之曰。余願夫人毋惶急。此事與吾家亦殊有關係。余斷不忍坐視。請夫人先報告警署。余當囑私家偵探物色惡黨。夫人請進晨餐而回可乎。

待者時已具晨餐進。華夫人與古特斯乃就客室之餐間。華兒氏之治餐本極豐腴。茲因侯爵違此怪異之症。闔邸皇皇。如大難之將至。故食具頗草草。主賓就席各有心緒。禁如亂絲相視。無多談話。略舉刀叉。即便輟食。古特斯與華夫人略一握手。逡巡將去。腸輪口闕情景殊大。可憐也。

是時華夫人忽憶一事。起謂古特斯曰。妾有一事。殊不敢於此時煩瀆。然事務皇迫。不覺探喉欲出。未識亦蒙允許否。古特斯性素活潑。以所遇不幸。誤以華

氏爲暴戾之家。故有前次之舉動。今證據確鑿。審悉爲匪人所誑。妄致疑慮。深自悔其孟浪。今聞華夫人垂問。遂慨然曰。夫人但有命令。妾能力所及。無不願效。馳驅。

華夫人曰。妾聞夫人夙昔亦嫻醫術。兼得開先生提倡。思想手眼之精妙。亦不讓於開先生。茲侯爵待醫孔急。而開先生蹤跡杳如。未識亦可爲開先生代表乎。古特斯曰。此亦無所不可。第求夫人導觀侯爵病症現象。詳述其起原。當效綿薄。華夫人得其允許。遂邀古偕赴侯爵臥室。不意甫出客室之門。經回廊數曲。忽砰然一聲。金鐵飛鳴。足下之大理石皆震。震動古特斯乃會新受大恐慌者。聞之殆欲傾仆。華夫人尙鎮定。急擁古氏起。轉身復至客室。至則侍者皆在。蓋聞聲羣赴也。

客室四周皆以玻柱。支柱窗際。則五色玻磚透日光入。金碧眩目。座間陳設瑰麗。法京之織畫。羅馬之金銀各像。除華之名磁。中國之古鐘鼎。薈萃不可紀極。

經此怪聲轟烈。皆如秋蝶飛隼。穿窗碎檻而出。究其起點。則玻柱間一寒暑表。有燃燒蹤跡。蓋不知何時裝炸藥於中。幸在二人出室之後。發現否則。楚人一炬。相隨俱盡矣。

第四章 逋逃之捕獲

倫敦市街盡處。有僻地焉。爲馬路所不及。以荒僻故。僅一二站崗警士在焉。時當夜中十時。中央戲園音樂。嗷嘈之聲。浪由空際傳來。歷歷可聽。殆如居村間者之聞市聲。而此間之寂寥。蓋可想已。

沿路電燈三五若晨星。列塵散處。僅十餘家。舍售紙捲煙之肆。其他門首懸燈者。則唯一客寓一酒店。顧狀甚湫溢。皆啓其半敞之扉。以待來者。而是時。月滿天街。涼颺乍動。四周犬吠。牢若報告。夜色之闌。爲此荒墟。點綴者。其實繁盛之鄉。樂方未艾。烏覩此斗轉參橫。可憐之景象耶。

萬籟沈寂之時。往來行人。殆將絕跡。忽於月光陰處。有黑影。魑魑自西而東。經

過酒肆門首。此酒肆名來依。酒傭魯哀士方欲闔扇下鍵。覩客至。急招待曰。先生渴乎。盍入飲。此人不答。以帽覆首。入面向壁。燈光之下。凝視其人。周身均帶泥穢。面上尤班班如鬼。上服多鈎刺痕。非爲釘械所穿。當卽荆棘牽刺而致也。魯哀士低語肆主曰。此客行蹤頗詭秘。君盍一窮詰之。余覩其面目頗似夫拉人種之盜馬者。君以爲然否。肆主趨客坐處。徐相勞苦曰。先生深夜至此。憊矣。尊面頗多泥滓。得毋遇險否。余居雖湫隘。顧尙有浴室。請一盥濯。以滌塵垢。何如。客操英語答之曰。敬謝主人。余在此略休息。尙欲赴華兒侯爵。無暇沐也。肆主聞客語。目灼灼視其上下。掀動八字之髯。微露驚訝狀。曰。先生爲侯爵邸中何人。余聞侯爵近罹奇症。先生殆往省視乎。客曰。否。否。侯爵之症。已可旦夕。瘥。余爲出聘醫。遭險一夜未得歸。今將歸而報命也。言時誠懇之色。頗露於詞。氣主人他顧匿笑。旋歛容答曰。先生忠勤至可敬。顧余之酒肆。亦侯爵私產。每日納租數先令。近因飲客疎少。常不以時完繳。荷侯爵寬厚。非獨不下驅逐之。

令且哀。余貧時有所津貼。德莫大。今君爲邸中人。余當少盡地主誼。爲君鎮驚。言次。命魯哀士具酒。主人親與客對酌。筵間餽雖不豐。而四簋旣陳。異常精潔。所設之酒。不知何名。奇香撲入鼻觀。客固法蘭西產。居英倫久。故英語嫻熟。法京巴黎妓館。而外酒座最夥。蓋承路易十四華靡之後。淫湎成風。積爲習慣。故自法來者。無不嗜美醇。此際酒香流溢。客之腦神已來。歆來格。幾忘己身所擔負者何事。亦未審侯爵私產。果有此酒肆。與否。唯覺喉間津液汨汨。上浮。恨不速令長鯨。吸百川也。

飲次。哀魯士梭穿繹絡。或侍筵側。或出門首狀。僕僕甚。客對此杯中物。已連引巨觥。無暇顧他人動作。主人又殷殷勸盡。不覺醺然。此時來依酒肆坐中。所頽倒者。非玉山。乃一怪異不可名狀。如出穴之八大王。面現獍。黑花斑。種種醜態者也。

是時酒肆主人喜欲狂。擊掌曰。倒！倒！噫！哀魯士何在。警察來未。速昇此

蠹鬼赴華兒侯邸以領五百金圓之懸賞。哀魯士亦歡躍至前曰：客果確爲其人，否勿誤拘轉。滋負累，主人以手探懷，出一照片，駢其食指，戟以示之，曰：彼人面目雖獐，黑然真相自在。汝試持照片比例之，當知余言不謬也。嗚呼！五百金圓！五百金圓！！乃以此一餐換得。

肆主喜不自支。俄警察數輩履聲橐橐入，蓋適聞哀魯士所喚也。方肆主與客對飲時，哀魯士之頻頻出門，蓋爲是耳。客爲華兒邸中，茲倪自邸中屢出，變異華兒夫人以種種起原，皆與茲倪關係。一旦去如黃鶴，嫌疑昭著，故延請名探卡兒生偵其蹤跡，予以肖相一帋，俾易物色。此酒肆蓋卡兒生所設者，肆主卽爲其人，不虞不勞而獲如此其捷也。

警察旣入，卡兒生宣布茲倪歷史畢，而哀魯士已馳往潑力斯馬車行，喚一馬車至。茲倪方枕籍糟邱台上，與歡伯爲伍，鼻咻咻氣出如牛。於是兩警察至前，以索繫縛其手足，推入馬車。卡兒生起而與之同乘，一行人衆，各囊鎗腰際，以

備同黨之篡取。而此清冷之區。忽燈火星。繁人聲鼎沸。送此鱗鱗馬車。直往華兒侯爵之邸。

銀漢西斜。行人漸渺。車軌觸街石。作金鐵聲。途中間遇警士。略由車後人報告。一二旋復馳去。無何抵侯邸。邸中燈光方燦爛如晝。門外衛士錦衣立肅。肅作鴈行。諸人至此。幾不知夜已過半。蓋是時侯爵得古勒斯救療。用以電吸電法。兼施剖肺箱。將喉中之物取出。瘡癩之症。應手若失。華兒夫人樂極忘疲。開夜宴以酬古氏之勞。闔邸歡忭無量。唯古特斯以良人不見。深抱隱憂。然華夫人慰藉交并。無從容其眉峯深鎖者。故亦姑破涕爲笑。定知主賓歡洽之餘。此花面猙猙繫縛如豚之茲倪。忽由捷足送至。諸人笑靨於是更爲之一開。

邸中客室既受炸毀。宴客之地。乃遷於邸西之一花園馬車。既至門。電鈴喧報之聲。瞬達園內。夫人命女侍秦痕詢知端緒。衛士已偕卡兒生諸人。昇茲倪魚貫入。茲倪爲車所顛簸。嘔吐狼藉。徧滿車茵。頓復清醒。世界舒其頰。眼微睨座。

上見夫人與開夫人皆在而已身則已就縛擁護者殆十數人皇駭不知所謂疑爲夢中然欲舒腕措其眼簾而巨綆在肘固明明爲人所繫者是時茲倪自審無罪唯極口呼夫人求其開放而已

夫人聽其叫號不之顧命司鑰者取金幣至檢五百元之支票以與卡兒生餘人亦皆荷優賞歡謝之聲騰於衆口已而夫人復命開皮酒十餘瓶牛肉脯斤量稱是以酬諸人勞勩而蜷伏偕下之茲倪胸中殆如轆轤上下矣

第五章 警署裁判

偵探卡兒生受賜而出與衆人道及茲倪酒德皆格格笑俄一人自後追至履聲細促不類男子蓋西俗雖不行纏足而女爲皆尙尖高且製較男子略小卡偵探之眼靈耳聰更事多矣烏有不審者是時人衆已成出侯邸卡細察來者爲一人之履聲諒無他變乃令諸人前行已獨後以察其異未幾至者果爲一女子以手曳卡氏之裾驚駭幾不成聲乃一語分作數頓喘

息而言曰卡君！君知侯爵將以茲倪往警署乎卡聞言莫解端緒曰否余職在偵探。偵得主者所欲得之人斯已耳。其他余烏知者。女子曰余固知君不知之。然余心口所商者。唯此一語。故不覺冒昧衝口而出。今請以此事首尾與君詳述可乎。言次若唯恐卡偵探之速去者。卡君故好奇聞之。知必有異聞。乃直應之曰。甚善。女子指邸旁一扇閉之室曰。此余家也。余晨入邸侍夫人。事畢歸此。先生入。余得少平喘息。縷晰語君。且言且探。鑰發扃。肅卡兒生進。卡氏矚其室。雖不甚華。而陳設井井。無塵俗氣。室爲樓一楹。其下以坐客。女子手咖啡一杯奉客。復探出紙捲煙相對而吸。因言曰。先生！妾爲華兒夫人女侍。秦痕知茲倪事。主忠嫉之者衆。又耽於麴蘖。酒後輒喃喃無所諱飾。故得禍亦以此也。茲夫人入其罪者。凡三事皆至重大。余悲其將上斷頭台而無人辯護也。故丐先生先生甯能坐視無辜之死。莫救乎。言際涕不可仰。

卡兒生微睨秦痕纖手已約一晶瑩燦爛之指環。知必與茲倪先訂婚約。乃關

係。如。是。密。切。然。其。中。保。無。別。有。曲。爲。袒。護。者。是。在。余。之。諦。聽。

卡氏思未已。秦痕復曰。夫人所欲入茲倪之罪者。一爲侯爵之奇症。二爲開魯士之失蹤。三爲客間之炸藥。今侯爵症雖就痊。炸藥爆發。僅損器具。房舍而闔第。受其驚恐者。影響良非淺渺。至開醫士。則至今未歸。生死皆莫能定。吾侯既受古特。斯再造德。卽不得不爲竭力嗚呼。吾茲倪者。尙復有生機乎。

卡兒生曰。以女郎思想所及。證以所見。茲倪果有確不爲此之證據乎。秦痕曰。余決茲倪必不爲此。其在外之事。余雖未偕行。然炸藥一節。余知必另有一人而難爲先生告也。卡聞至此。乃攢眉以告之曰。若然。則茲倪之冤抑。終不得白。女郎之目的。亦無可達之希望矣。奈何。

秦痕躊躇半晌。取一鹿皮囊。探出二百磅曰。此莪莪者。爲吾所得於夫人賞賜。姑以是爲先生資用。若探得究竟。當更有所謝。唯冀先生哀茲倪之冤抑。明日往法廷以聽讞詞。余當密偵此藏置炸藥之人。以報告可乎。卡曰。侯爵果以茲

倪赴警署乎。痕曰：聞此事皆由夫人專決。以侯爵新瘥，不欲煩其廬慮，恐在邸不復置詰。問將以明晨實行耳。卡曰：然則余明日當赴署中。此間幸女郎注意言已。遂藏幣脫帽致敬而別。

翌晨華夫人果以茲倪付警署警察總監樸闊登斯親致詰問。茲倪於侯爵病由述之一如語。開魯士狀而炸藥之藏置，則抗聲爭辯。力白共無警察總監曰：然則前日開醫士之手札，何人所僞造乎？經汝手送，汝必知之。茲倪曰：彼開醫士午後之取用品，總監知之悉矣。其後夫人遣余時，余未至皇門街，迎面忽一馬車馳過。余尙未注意，而御者乃呼曰：茲倪君乎？汝殆促召開先生乎？余已載先生來。君其促登以節奔馳。何如？言際車即停。余亦躍上。開醫士果亦在焉。第相視無語。唯聞車轆轳馬得得以冀速臨侯邸而已。

言未竟，總監亟問曰：然則汝忽舍此馬車而赴來依酒肆，何也？曰：余延開醫士以星期六昨爲星期。余以是晚赴來依酒肆。此一日夜之歷史，殆非人境。當余

登車時。余意中唯冀速臨侯邸。不虞愈行愈遠。漸聞鷓鴣。囂於林。兔竄於莽。怪聲競作。御者口唱一偈。屈之歌。若與相應。答回視。開醫士殆類沈睡者。而車外風來。騷瑟頗類曠野。

是時大道之旁。電燈明滅不定。唯車上之二燈閃灼。馳路中俄聞草聲。較馬嚙之不肯進。御者鞭之未踰一英里。馬蹶而車亦傾。余掀簾一躍而去。幸未跌損。然衣絀荆棘。傷面及襟。蓋車入榛莽中矣。是時開醫士不知仍在車中。與否。而此獯惡之御者。乃奮身騎於余背。旋草際竄出。三人皆衣黑。當爲御者同黨。共攢毆。余余以一敵三。勢頗殆。其時倘有以手鎗或白刃相儼者。余雖百生命亦將歸天國矣。

幸其時羣以余爲易與。不復措意。死余之利器。雖雞肋飽嘗。老拳而尙無他慮。顧此草地。彌望荒原。無可呼救。任惡黨拳足交下。殆將溘逝。已忽覺身際土。頗下削。有類河側。然撐拒正苦。目不能稍瞬。豈知偶一落空。撲禿一聲。余與當余。

胸者齊墮於水。蓋所臨爲山。漚勢甚陡峻。攀援莫及。下墮時。余與此人若翻空之蝶。蝶互相上下。迨至水面。則此獠反在余之身底。余素諳水性。強自掙扎。扼其吭。使就泥滓。須臾。口鼻無不窒塞者。蓋已與屈大夫伍爲異日此澗之水族食品矣。

墜下時。微聞岸上紛亂。俄覺高處有火光。旋轉不定。殆欲覓余。二人蹤跡也。余時正如戲水之介類。至力爲余所斃之一人。迨已伏水。刑余。泗至岸側。匿一石罅。洞中以自休息。而澗上之敵人。則不知於何時而去也。

是時。四山若睡。天上爛爛星光。下照波際。溼螢閃灼。穿蒲葦而過。下流水聲。嗚咽。若爲余歎息者。余衣履皆溼。近水蟲豸。得溼輒相就。嚙人膚。長脚蚊。啄尤銳。終宵未敢一交睫。又慮復墮水。不敢越坐處。寸步唯仰首以待日光。

久之。晨雞始喔喔。自遠村達於耳鼓。余飢疲徹夜。以出險心熱。亦不復顧。匍匐行。忽得澗岸低處。緣老樹根而上。及岸。欲識向所互毆處。立一標識。已不可得。

唯此間有村人三五視余狀如出溝之鼈相顧嘲弄余便躡詢以路則此地爲羅鄂斯村距英倫已三十英里探囊而銀幣已失路經火車站不敢乘足力又疲軟故抵暮始達來因酒肆欲脫衣以謀一飽不虞乃沈醉爲人繫縛赴侯邸復來此法廷嗚呼總監余何罪一至於此

總監聆其詞畢曰如汝所陳亦曲折有理第何以開醫士之室又有汝之蹤跡乎茲倪曰此則余實不知且有何佐證願總監明示總監微撚其鬚曰豈有無佐證而可故入人罪者開夫人何在盍出一質證乎言甫竟古特斯揄其長裙自屏後趨出指茲倪而言曰茲倪君乎前晚投書吾家者非汝乎汝行時猶以一手捺唇際與余致鄭重奈何狡賴耶斯時堂下觀者莫不交口責茲倪無復容其致辯

第六章 秘密弩鏃

開夫人復言曰茲倪君汝第能將余夫生死之確耗明以報告則君罪當尙可

末減奚默默爲茲倪聞之無怒色無怡容唯曰余無罪余自信無罪可對上帝總監旋霽容曰今日裁判爲時已久姑俟下星期一再爲研詰遂麾諸人各散開夫人乃攢眉而出而秦痕與卡兒生亦皆屬耳以去

警察廳裁判之日正華兒侯邸擾亂之時同時開醫士家亦發見一變異愈足徵茲倪之罪案請爲諸君分別述之可乎華兒侯爵新恙初起英王之使以問候來者相屬於道至禮拜一日侯爵遂整禮服趣駕而出將朝英王於白宮衛士亦整裝簇擁俟之四頭馬車雲捲風馳略倫敦之街市而過侯自車中俯矚闌闐喟然歎曰不圖今日復覩我可愛之倫敦微古勒斯余今日不知作何狀矣嗚呼開醫士之踪跡烏可忘者

無何車抵白宮英王接見慰問之甚厚同列若內閣大臣查斯密公爵羅舍伯爵科德愛荷海軍大臣林琦皆於召對之暇各握手道契闊侯爵乃述茲倪負恩狀頗切齒查斯密曰余聞俄國國事偵探徧布英倫君所遇之茲倪或亦其

類第不識喉中限制發言機作何狀。可得聞乎。侯爵曰。取此機時。余爲迷蒙。水所憫。殆失知覺。唯聞女醫生古特斯言。此物係由一種金類鍛鍊而成。先以吸收此金類之物質。製爲飲料。俾受限制者飲之。嗣化此金類爲流質。以供食品下咽。自能變化。以成此物質。而手足四肢第觸金類。無不相吸。皆此限制發言機之作用也。

侯爵言至此。海軍大臣林琦起言曰。世界機械學與理化學之發明。可以增吾人若干幸福。而黠者遂因之爲奸。如猛獸火山之不可扞禦。我輩何日不蹈危機哉。言訖相對默然。蓋因侯爵過去之恐慌。觸起數大臣無量之憂觀。各自疑慮也。

危機一動。殆如礎潤月暈。風雨卽應之而來。此時數大臣作楚囚狀況。而華兒侯邸之衛士名一隱者。喘息而入。面色倉皇不定。諸人皆驚視。一隱喘定。乃言曰。侯爵！言至此。復喘急遽。中露有疑懼之色。久之復續曰。侯爵！邸中有變。

故門者戴奇貝爾爲弩所射死。願侯爵速歸。華兒侯爵色仍鎮定。然已與諸公握手。道明晨復晤。出宮。遂乘馬車馳至邸。

先是邸中自侯爵入宮後。逾四分鐘。郵局送一包裹。至此包裹爲一五彩之漆布。燦爛耀目。其包單所注代價。乃爲千磅。固知此中爲一重要之物也。侯爵每外出。收信例由戴奇貝爾鈐印。故投函者委之即去。而此戴奇貝爾忽萌一私見。欲竊發此秘密函件以觀究竟。遂啟其包裹。裏盡露一匣。匣廣三寸。縱亦稱。是以白金爲之。面之凸凹處。嵌以寶石晶彩。奪目顧四周。無敢閉之罅。戴奇至此。頗失望。以不得一窺篋中蘊蓄爲憾。

已而反覆匣之四周。忽於匣底黏有一柬云。『華兒侯爵親鑒。欲啓匣者。以匣置胸前。將匣面中央鑽石竭力一按。則機關自啟。』戴奇閱之。狂喜。先以手摩各寶石匣扁。如故。乃信柬言不謬。復把玩其匣。無絲毫罅隙。嘖嘖驚奇不已。於是對匣竭其平生精力。畜於食指。以按中央寶石。豈知指甫着之。匣呀然啟。戴

奇亦如機關之受動頽然倒地。

戴奇之啟此匣固思一飽眼福兼欲少留一二寶物而後封裹之以呈侯爵俾侯爵覩之若未經開剖者然故特持此物秘密啟視摩同儕於室外不令一人入及此匣啟後遂有一箭簇飛出其鋒銳不可逼視此戴奇者正哆口張舌若飢者之待食箭鏃遂直貫其喉穿過腦後大椎骨上猶能以其餘力飛觸玻璃窗破之而出硃然落於堦石其激射可謂猛矣。

其同輩見戴奇神色不定携此物背人入室竊號召多人伏窗隙窺之適間動作纖悉畢呈至此最後之變局當飛鏃破窗時摩一人耳軸而過此人掩耳負痛不覺狂呼一時羣趨其耳觀覽幾忘室中人何若迨一回視彼皚皚如霜之鏃已徧染桃花橫臥石上方憶室中有異入室視戴奇挺然如僵惟喉際黑血縷縷湧殆此銳利之鏃尙傳以毒品歟。

此匣置於案上端倪既露仍還三緘其口之天不審其鏃從何出諸人畏慄不

敢近恐此武庫中戈矛森列出其慣技尙不知誰當其鋒也紛亂之頃侯爵馬車已抵邸前忽忽步入僕役室一僕名吉零者趨至主人側指天畫地述匣鏃奇狀且進言曰主人素昔抑制民黨以爲無足措意然今日民權勃舉大有一瀛千里之勢而吾侯政策未變方針昔茲倪密謀今匣鏃狡計非無因至前者願吾侯深審侯爵神氣未定急欲一觀此匣以釋懷抱手揮之曰吉零！汝忠告吾當謹識第此際余腦紛若無從翁受姑少俟我何如

言畢身至匣側欲以手撫摩鑒戴奇懼未敢諸人相視皆憚於先發已而侯爵忽命取大椎至一端繫綆懸於梁其端引出戶後於是侯爵出諸人亦出戶後有小櫺俯窺室中正與匣對射斯時砰然一聲椎落匣碎更無他異久之侯爵入檢視碎匣零璣剩鑽狼藉盈案匣中尙有信札一通已截而爲兩侯爵連綴視之其文曰

華兒侯爵乎余亟出現後未知汝尙在人間否余姑以仁慈之心不忍決汝

之必死於鏃而爲汝進一言汝僕茲倪甚忠勤余愛之不忍加害汝家乃付之法司卽此一端亦足見不分皂白矣汝而未懼不幸速改悔他日未必無相見期

其署名處用一○字華兒侯爵疑爲奧利顧以書中多廻護茲倪轉疑茲倪爲其同黨方遲疑間門外馬車鱗鱗聲達於僕役室俄聞一人至門詢侯爵所在方欲啟問則長裙曳地花冠顫風開夫人古勒斯已盈盈降於僕役門首侯爵趨與握手古勒曰侯爵幸未受驚妾心甚慰妾讀晨報知邸中又有變異也侯爵曰然謝夫人枉顧不佞尙無恙惟老僕戴奇貝爾化去耳然亦彼所自招否則余當其答矣

古勒斯曰侯爵！余家亦有變異今日發現昔余夫在蠟人院製一蠟像爲他日之紀念不知何時已失踪跡而今日陳設蠟像之處忽置一書札謂此像近在露痕村河濱命妾往取唯茲倪乃彼所愛慕之人須妾爲之辯護云云侯爵

思之。此書筆跡堅挺。與吾夫相類。而尤與前次僞書如出一手。殆茲倪蜜囑同黨爲謀。解脫故作此態耶。言際顧案上匣中之書。驚異之色。尤不可言。狀曰。此書亦似彼人所作。彼殆欲出茲倪不得。而爲逢人說項也。

侯爵怒曰。開夫人惡黨如此。無狀茲倪。不爲所袒。則已。今彼奴如此。尙望余勿引繩批根耶。已矣。夫人女流。未知彼等驕志。不可浸長。余將別有所謀。願勿墮其網。

第七章 露痕河偵探

噫。茲倪果出獄耶。幸謝上帝。謝上帝佑汝。是時前一人躡足。行步入新造之室。一女子隨其後。驚訝之聲。躍躍而出。前一人行步酷類茲倪。聞聲仍前進。不爲動。女子不自持。急行握其袂。此人遽反身叱曰。誰爲茲倪。若真不解事者。女子羞而奔。其人返追之。扼其吭。女子仆。其人急行以去。時迎面又來一人。呼曰。奴奇汝。胡亦在侯邸。奴奇急歛容曰。侯爵以匣鏃。故令

余往郵局檢查寄信者。蓋彼既審包裹。必有住址也。言時。屢後顧。若恐女子復甦。而追逐者。又續言曰。夫人母。溷余致悞。侯爵事言已。不待其答。如飛而去。此際來者。蓋爲古特斯。以欲覓蠟人。而侯爵慮其墮調虎離山之計。勸勿往。故入室詰華兒夫人。古特斯以治病有效。出入侯邸。悉故來往自由。不圖驟睹奴奇。方怪其神致有異。乃未踰數武。入已燬新造之客室。則秦痕橫臥於地。口中白沫津津。而出曰。噫。奴奇殆行強暴耶。乃俯其身。就秦痕口度。以氣復曲。膝及腹。舒其輕妙手腕。以爲按摩。須臾。腹如雷鳴。秦痕微嘆曰。悶煞人也。啟睜見古特斯。小語曰。夫人活我耶。吉零何在。彼適遇婢子。以非禮此番。當勿令兔脫也。古特斯聞秦痕言。知奴奇卽爲吉零。遂告以彼適奔往郵局。秦痕曰。是必不爾。余將於侯爵夫人前。請半日假。往踪跡之。古特斯懼其新受恐慌。將厄其行。秦痕意不可匆匆。趣告夫人。取面網覆之。而出。

甫出門。古特斯亦踵而至。第秦徒步行。而古乘馬車。未踰一小時。車已掠秦痕。

肩而過。躡舉電掣。已不知所之。秦痕心急。足蹇欲趁空車來。阻載以去。急曳長裙數左。顧其獐皇鼠竄狀。轉類逋逃之慮。人捕獲者。

無何。度越廣衢。漸至僻市盡處。覓來依酒肆。不得。懊悵甚。噫。女子出門。苦乃如是。秦大自怨恨。此間去警察遠。無從詢問。忽聞有呼密司秦痕者。審聲似甚熟。怯回顧。疑吉零追來。掩不備。復惡作劇。乃履聲橐橐。相距不盈丈。痕曰。殆矣。僻地。遭匪人。奈何。不顧路高低。急前行。裙掛於一牆罅。砰然有聲。秦遂仆。後者追至。曰。密司母懼。余卡兒生也。適探得計陷茲倪者之端倪。將走報。忽覩密司過。又知今晨變異事。顧余所謂探得端倪者。卽從此發生。密司何爲過門不入。令余不得相商一切乎。顧偵探言時。且言且掖之起。秦以行促。觸牆角。顛墳起。如中國所繪之壽星。

秦痕手摩其額。審視掖已者。果爲卡兒生。謝曰。先生。余神經亂。遂舛迕。過先生酒肆。方作盲人瞎馬狀。徧處尋覓。適先生警喚。又妄猜疑。妾不自解。何顛倒若

是卡兒生日。密司母然。余適得蘇格蘭來電。知奧利抹亞皆復。至皇史迷特家。奧利以瘋症入居瘋人院。抹亞則尙居留。脫今晨侯邸無變者。余已乘蘇格蘭火車去矣。

秦痕經卡慰藉。且喜事有端緒。腦神漸定。縷述侯邸鏃匣。開氏蠟像。及吉零之事。卡氏待其述畢。卽問曰。古勒斯今何在。痕曰。余出邸。見其乘馬車而馳。余注意偵吉零。渠注意覓蠟像。各有目的。此時殆已至露痕河矣。卡驚詢曰。密司歸乎。抑在此俟余乎。余將賃電車追之。痕曰。先生何忽遽。乃爾。且事與余正有關。余已乞得半日假。願隨車塵。卡曰。此行必有危險。密司恐難任。臨場轉令余支絀。奈何。秦曰。否。否。妾亦嫻武器。曩出不意。乃爲奸人厄。戒備而往。必無害。卡恐拂痕意。諾之。已飾一印度商人。藏鎗衣底。以其一授痕。復各佩短刀。一結束畢。按鈴喚開魯士入。絮絮不辨作何語。遂同往潑力斯車行。賃得電車二。卡氏老於偵探。道路皆所已經。不及一句鐘。已抵露痕河側。二人至此。滿擬惡黨。

如。何。言。言。下。崖。其。言。如。在。建。險。州。屬。救。拯。之。不。及。焉。知。竟。不。如。其。月。米。者。
露。痕。河。地。勢。冷。僻。彌。望。荒。涼。夾。以。森。林。數。處。車。馬。之。跡。殆。絕。西。望。有。村。舍。數。間。
又。去。村。舍。約。二。方。里。一。羅。馬。式。古。屋。巍。然。蓋。此。間。之。教。堂。也。電。車。至。此。行。漸。遲。
卡。偵。探。留。意。觀。察。唯。此。村。舍。位。置。頗。不。宜。四。無。依。附。而。戶。前。盈。尺。外。榛。蕪。滿。目。
似。無。人。出。入。者。卡。知。車。不。可。行。下。而。步。一。手。扶。其。轅。右。手。拔。短。匕。百。斬。莽。入。秦。
痕。亦。下。車。如。卡。狀。此。道。延。長。三。四。十。邁。當。竟。費。去。二。十。餘。分。鐘。始。達。門。首。卡。取。
時。計。視。之。針。已。指。未。荆。棘。之。與。坦。途。相。懸。如。是。如。是。二。人。至。舍。前。推。其。扉。屹。不。
動。呼。之。無。人。從。門。隙。窺。知。抵。以。巨。石。土。垣。故。不。高。卡。踰。垣。撒。石。導。痕。進。室。中。無。
几。榻。中。設。大。理。石。桌。一。椅。八。具。與。屋。之。樸。陋。又。不。稱。桌。面。灰。痕。羃。之。類。不。常。有。
人。迹。者。主。席。桌。面。與。東。嚮。側。坐。席。間。甚。光。滑。下。堆。雪。茄。灰。數。處。纍。纍。如。蟻。封。知。
坐。此。者。去。未。久。驗。地。間。塵。上。履。迹。皆。外。向。無。向。內。者。蓋。別。有。出。入。肩。鑰。門。雖。設。
常。關。也。輿。隅。有。敝。扉。一。平。置。地。上。獨。無。纖。塵。卡。喜。曰。隧。道。在。是。矣。再。驗。履。迹。扉。

側果。凌亂。益自信。

門外車聲隆隆。遙自火道上傳。至卡入室後。時令秦痕出戶眺。防屋主歸。倉卒不及應付。來車廂上有文作紅十字。下識豁溜幾特拉之名。秦痕從遠鏡內驟見之。躍呼曰古特。斯之車。古特。斯之車。馳過卡先生速往。

卡聞聲不及復扃門。至門首。電車倚垣上。超以駛。來時燕穢經芟刈。中央闢一道。雖不能擬馬路之平坦。尙容軌。二人遂駕車從原路出。比較來時速率倍加。然馳出草徑。馬車已去遠。疾追數分鐘。始見馬夫後影。隱隱坐車上。欲自後呼。其少待。聲浪猶不及傳。此時卡奮其靈敏手腕。如風馳電逐。急奔突追。耳際第聞琅琅鈴聲。平原樹木皆向後倒退。奈天已漸暝。四山沈沈作睡態。卡不及燃燈。仍緊趁之時。馬車燈已舉火。視線益親切。卡念此間距倫敦街市不及兩三英里。前去當無他慮。正躊躇間。忽前方車上之燈黑暗。隱隱聞呼救聲。卡顧謂秦痕曰。密司注意。古特。斯已遇險。我輩須預備。

言時按車上鈴使勿聲仍前進顧天下事愈急則愈緩前此逐馬車燈光不虞迷途茲燈熄徑深黑慮顛入溝中反滋遲鈍於是不得不燃燈然少俄延復迅駛行三四分鐘車驟與一物觸卡疑爲所見馬車燈光燭之果然噫馬嘶於道車欬於側御者何往胡不聞一叫喚卡與秦痕于途中各掣槍實以彈驟聞嚶然聲浪掠耳鼓旋不復作聲無後響似有人掩其口者卡則踪跡尙近神少旺兩人皆荷槍躡足行陡聞左側林中響甚厲如摔人於地卡欲誘之出林漫呼曰吉零君其得手否幸留意言時不聞林內作答卡以手掩燈目注不少瞬瞥覺黑影一線閃閃出將近低聲曰君爲馬克乎胡不入林與余共制此女於死地卡聞言甚喜蓋彼人在林久慮古特斯將遭毒手察是言知尙無恙乃不敢復緩急按槍機直指來者面部轟然一聲應手倒急前徒手梏之其人尙能撐拒蓋槍僅傷其身非要害也俄頃間忽聞道旁喊聲雷動一人飛步來卡凝神謀對付策背上已着靴尖卡

騰其右手擒靴尖竭力顛之其人已傾跌數丈外喃喃罵賊奴不已而地上着槍者得間奮身起曰君其弩力毋縱此賊奴去言已西奔卡隨之去傾跌者不遠而此人則蹶然起且詈且撲卡面顧奔者曰汝速趣警察來縛此獠余將與之決鬪

卡聞此人欲呼警察頓悟出警笛吹之此人忽木立吶吶曰汝亦喚警察耶惡賊奴汝劫我女主人復與我惡作劇既傾跌我敢仍爾耶言次怒目而瞋目灼灼有光

卡至此乃悟對面爲古勒斯御者轉怒爲笑喝曰蠢漢而誤乃公事適去者眞賊汝阻吾去路縱之何也御者聞言不復答逕向西馳卡回顧秦痕已至復隨一人星光下見爲古勒斯蓋三人激戰時秦潛入林古爲彼擒縛置地秦釋俱來將助卡臂力及相見卡述御者鹵莽態皆失笑古勒斯曰台森者無拳無勇追及彼人亦不敵言際顧秦痕曰彼果爲吉零台森控車時吉以綱絆馬令倒

飛身劫余至此台森甫近前救護吉舒一腿已傾跌於地今奮勇如此殆忘彼爲吉手中敗將耶此真可發一大噓雖然台固勝臨難自保者萬萬幸卡先生注意下兒生曰余將追彼令還載夫人與密司同歸余獨留偵察幸巢穴已探得當無失敗顧警察尙不至此地誠荒僻哉秦痕以手指曰道上似是一警察殆聞聲至者諸人視之果然卡急趨與語警察脫帽致敬卡畧致曲折一二卽以二人託其保護候追得御者來偕往蹤跡吉零警察諾諾而立

第八章 偵探遇險

卡氏囑畢取電車躍以上指御者所行之路鏘然一聲勢如激箭顧車行雖速談判費若干時待警察費若干時大道之上天影昏黑御者已不知何往卡遂決計趨所見草舍舊客重來榛蕪已闕不憂濡滯瞬息卽達憩車至門則雙扉深闔知吉零必來此從戶隙窺之堂上列炬二七八人相向坐議論頗細碎背向外者雖不知誰何然面外者歷歷可指固無吉零其人

卞念扛。擲。則。將。驚。散。該。驚。不。如。仍。踞。垣。入。立。足。未。穩。甕。牆。上。有。物。刺。踵。俯。視。乃。三。尖。利。刃。密。排。其。上。履。底。已。爲。其。一。所。穿。牆。下。復。有。密。網。人。若。由。牆。躍。入。觸。網。當。無。能。脫。卡。拔。出。履。底。尖。刃。以。七。首。下。探。甫。着。之。鈴。聲。震。耳。蓋。皆。卡。去。後。所。設。者。卡。知。有。變。躍。赴。牆。外。

牆。外。舍。所。斬。之。逕。餘。均。榛。莽。卡。伏。門。側。莽。中。以。俟。諸。人。之。出。俄。呀。然。一。聲。暗。中。果。有。燈。影。閃。灼。數。人。魚。貫。出。以。鎗。撥。草。將。致。搜。索。卡。計。草。際。不。可。隱。潛。身。出。其。後。草。窳。窳。動。衆。中。一。人。驚。顧。曰。在。是。在。是。宜。共。縛。之。卡。顧。來。者。已。近。欲。遁。不。得。乃。反。身。拒。門。持。鎗。奮。擊。前。列。一。人。飲。彈。倒。後。者。復。進。彈。煙。迷。漫。目。不。得。展。卡。仍。一。手。納。彈。一。手。持。鎗。植。立。當。門。顧。聞。耳。後。風。聲。以。納。彈。之。手。取。七。首。上。迎。鏘。然。一。響。鐵。繩。墮。落。蓋。偵。卡。者。四。人。室。中。四。人。方。巡。視。所。設。之。網。聞。門。外。鎗。聲。審。已。遇。敵。奔。門。則。敵。人。拒。門。向。外。乃。自。後。潛。以。鐵。繩。下。繫。卡。頸。卡。以。刃。來。繩。爲。劃。斷。其。七。首。鋒。利。可。想。也。

卡當門立便於眺望阻追者後入策固善然未計此黨人分二隊以致腹背受敵失算殊甚此時鐵繩雖斷納彈已遲來彈方急一刹那頃臂已中一彈而背後復一彈掠過卡乃依門立面西背東以一槍左右放然勢終不敵幾將束手就縛衆愈搏愈近圍門側作一圈內外合勢殆不虞卡偵探之翼而飛也卡至此驟得一救急之法高呼曰諸君請少緩余已如籠鳥甕鼈生死唯諸君命欲殺余者何事請正告余將瞑目就死斯時諸人皆植槍鶴立火門擬卡面以待其辭之畢中一人面自黧黑聞卡言叱曰汝無誑言汝探吾秘密復以鎗斃吾儕一人罪已不在赦律且汝非商人欺余眸子盲乎言竟鎗梢一指彈隨飛出卡知乞憐無益以槍撥彈落隨虛發一槍迎此人面部此人側身讓卡飛步趨躍而過滑出重圍棄其車東向奔耳後唯聞槍聲連珠起且回且撥其彈臂又痛足誤踐荆棘幾仆七人者不得卡不已各奮勇向前卡此際危殆萬分惟恃手槍以爲衛幸槍發又殪一人此黨去其二氣少懾然追逐終不懈

俄衆中一人回首顧忽反奔衆。詰愕槍勢亦緩。卡岔息馳若兔脫。馳時輒回顧。然六人者卒不復追。卡奔馳疲倦兩足痠痛。受刃刺處動脈勃勃。跳若告以非休息不可者。乃就石坐。猶慮六人或繞道出其前歸路爲所絕。雖休息不敢怠。頻瞬其銳厲之目。矚道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卡偵探如行山陰道上。神經將應接不暇。蓋此際忽有人影憧憧。直趨石際。卡不辨來者爲誰。第視其手中隱隱若執鎗。噫。是殆絕余歸路者。一轉念不唯不恇怯。而好奇之心又起。頓忘勞頓與險巖。潛身出石後。轉撲草屋之路而去。第不敢由來時之逕。從草中蛇行。此時卡之觀念竊計此輩繞道來。巢穴必空虛。將反客爲主。然欲以一敵六。不因創挫而計利害。豪氣固勃勃哉。

從草際窺執鎗者。衆約十餘人。顧亦取此路來。卡念彼輩未見余。故返耶。然人數乃驟增於前一倍。倘與對壘。恐未能佔優勝。計惟速行據其巢。否則潛入地

穴藉探究竟思至此視執鎗者距離尙遠遂復起立前行乃啟眸一瞥且驚且喜蓋前此屢探之草屋已不見蹤跡其處濃煙翳鬱赤舌猶熊熊爲祝融氏惠臨之據卡始悟追者遽反爲救火故第不識縱之者何人於是益思速至其地一觀現象捷步趨足直趨過去之草屋忽聞迎面呼曰卡偵探！卡偵探！卡氏矍然驚步轉窘納彈手鎗然後進

呼者聲甚近顧其人在暗陬卡迎火光行不能睹其面忽身後呼聲又起所見之十數人急如風驟逐卡前之呼聲而來口中亦呼卡偵探譁然溢耳鼓此時來者面迎火光制服頗清晰可鑒四顧見其人衣警察裝卡乃少慰按鎗駐足待無何一人從迎面草際躍出曰先生汝令余盼極余方慮先生或遭毒手今覲面慰甚余夫人歸乎余否則不知爲先生幸余受縛時從梁上覩先生尊範彼輩噪逐先生余牢印先生小影於腦海適遠見商人服試狂呼不虞果先生先生憊乎言已俯抱其足親暱殆不可狀

卡舉目視之。來者非他。固林中釋放吉零。呼卡賊奴之御者也。卡不卽答其主。母歸未先問。以何能至此。台森尙未言。忽一人從後攙言曰。開夫人御者。汝勿憂。汝主母已偕秦痕歸矣。卡回顧之。則前所見十數人之領袖。卽林中聞警笛而先來之警察也。卡至此乃釋疑慮。知此十數人皆爲警察。正可藉以搜彼黨巢穴。倘有急。我衆彼寡。不至如前之子身挑戰矣。

此警察復顧卡氏曰。卡君。開夫人由余業同伴送之。不憂復遇險。第不識此間惡黨何在。余輩將從君後效綿薄。卡附掌曰。惜諸君來遲數分鐘。否則彼黨成擒。耳言已。且行。且詢。台森以惡黨適時狀。

台森曰。余自追彼賊奴行。至大道轉西處。始及其影。余雖無槍械。然心憤彼奴。惡作劇。觀其至近。猛以拳擊其背。將推令傾仆。余可飽餉。以老拳不虞。事不遇巧。彼奴手腕靈。余非其敵。未着背。彼已覺。猛以手曳余腕。余如豚受縛。不得遁。出牧人手。身遂若非。余主乃似隨風楊柳。臥於地。彼奴解所繫帶。縛余手。率余

行不覺從至此受焚之草舍。

此奴未入門。先以手曳門側堵中鐵繩一。繩動鈴聲鏘鏘。不知達何處。立數分鐘。八人者乃啟門出。覩余。或欲敬余以手槍。或欲剗余以利刃。此奴搖手曰。無須。彼一廢物。懸之梁上。令餓斃足矣。余聞此。震懼極口呼。乃四顧。無鄰。唯蛙聲相應。答衆惡。余囂有一人取綿塞余口。余遂不能言。然余耳。余目尚健。在遂得從梁間觀其現象。聆其議論。

談次彼吉零者。言將往蘇格蘭。與老潑根接洽。此間風鶴緊。華兒握政久。必爲黨中患。當謀善後法。此八人者。顧似皆聽命於吉零。贊成外。無他語。頗如演說。會隨衆手者。又如禮拜堂行婚禮。女郎良人拜。亦拜不能稍異也。無何吉零出。衆譁送之。意其時先生尙未來。否當遇之門外。言次。諸人將行近草屋。焦灼之臭。觸人鼻。卡促之曰。台森君。請言此黨現在何所。然後任君絮述。君所述皆余輩所欲聞。顧此爲最願聞者。請毋如小說家狡獪。故匿其緊要節目。盤馬彎弓。

不發令人打悶葫蘆也。第卡君雖亟亟。警察中領袖福禮特。方傾耳諦聽。殆恐其不詳。

台森續曰。卡君彼黨追君後。其人數出入而返。五卡自語曰。又弱一個乎。彼黨亦可謂大不幸。台又曰。此五人余見其入火中。火勢旋衰。未見其出。殆皆焚斃。耶卡聞言。知必皆入隧。念己來時已存探隧意。值此更不可緩。笑謂台曰。余輩盍速行。撥灰燼。覓其焚死證據。諸人皆應曰。諾。

第九章 隧道之鈴

櫬。檻。萎。頹。茅。龍。化。去。土。牆。薜。荔。易。其。深。綠。爲。焦。黃。色。牆。頭。鐵。網。零。亂。猶。有。利。刃。三。五。偕。此。一。角。未。傾。之。垣。立。平。蕪。外。嗚。呼。一。刹。那。頃。興。廢。頓。易。物。猶。如。此。耶。諸。人。撥。灰。入。台。悚。然。曰。彼。卽。遺。彈。所。燃。燒。也。縛。余。之。繩。亦。爲。火。所。斷。還。余。自。由。余。尙。當。感。此。火。此。時。卡。偵。探。獨。尋。置。扉。之。處。扉。已。焦。枯。上。覆。餘。燼。揭。視。之。其中洞。黑。卞。把。福。禮。特。袖。携。手。燈。入。而。囑。餘。人。俟。隧。口。

台森警觀隧道發見大歡喜跳躍欲入卡曰君母躁此間需人守隧口爲後勁君第使君耳靈敏脫余與福君有變異警笛作然後煩君輩入而救援也台雖選事然屢受創挫知卡不欲携之增累遂與諸人據隧口而心甚怏怏卡氏入隧初甚狹以燈燭之中有階級循級下有鐵線縱橫蓋繫鈴處也由是進行每十步線必繫以鈴轉折處機關極靈卡懸揣之當不知達幾英里再以燈探視此隧道甚延長卡念不如掣鈴使黨人知有警由隧道來我以逸待勞中途擊之殆無不勝思既定商之福禮物福亦贊成遂出警笛召隧外諸人此時最歡迎警笛之聲者首推台森渠方以耳置隧口聞聲不報告他人踉蹌以入甫舉步誤陷階級傾跌以下足踵觸石壁趾裂便躡行繼入者扶以手乃不碍後來者之步然已落諸人之後

諸人既入卡宣佈宗旨復請一人檢來時電車乘以赴潑力斯行卽報告警署檢驗此擊斃之黨人此人去卡遂率警察十四及台森取道前進於是各舉鎗

斧臨其上。鋒鏗銛利。尚膏此警察。腦漿及台臂血。台怒奮身上。掣之墜地。乃啓門。速衆入。然仆地之警察。顛碎爲兩。已魂遊天國。慘哉。

室內地上。頗狼藉。類皮置器物。新移去者。案上牛乳。麵包。勃蘭地酒。均備。諸人自六句鐘出際。此已過晚餐時代。五藏神時。時告消乏。特未携乾糗。忍而枵腹。驟覩食物。咸踴躍將取。食以酬勞。動是時。卡偵探疾進。排衆人退。揮手曰。止。衆正疑愕。卡取潑蘭地。在手傾中央。方石上石沸而糜。液所流及臥地者之臍。臍方着護膝。護膝立破。卡曰。此等飲食。能入口耶。彼黨甯不知我輩將探此隧。乃故設饌。享我輩乎。余入室不見一人。且無供考察之證據物。此間可毋留滯。諸君努力。我輩將餐於辣斯根大餐館。以相犒勞。

衆見卡氏。陡生阻力。方共怨懟。及覩潑蘭地現象。各默然。於是出此室。仍前進。鐵繩之鈴。至此愈密。台森不時以手搖之。然卒無人至。是時行隧中。已踰兩句鐘。道漸狹。忽有一人當道而立。手挾小銅礮。左右各一。面目似頗獐。惡冠上翹。

插雞羽。殆不類白人。卡戒諸人退後。以兩人作一排。卡氏在前。鳴鎗向此人攢擊。鞞鞞之聲。不絕於耳。彈着此人身。輒飛去。此人仍植立不動。手中礮亦迄未一發。卡詫怪。少少進。乃悟爲石人。刻畫之精。殆無倫比。無怪諸人之歧其視線也。

石人所立之地。前已無路。不識欲出何從。於是撥之倒。卽此石人倒仆之頃。忽一升降機下墜。衆知機關在是。緣以登然共惴惴。慮有危險。咸舉鎗護其顛。倘有下擊者。可以之相格也。

無何。已至機巔。鈴聲愈淆亂。殆不聞人語。是時卡偵探先登。如鼠之出穴。周視隧外。爲術。畫術達一密室。衆畢登。破此密室之扇。四出搜覓。唯見馬鳴於廐。車憩於塲。卽侍者亦無一人出。而詰問者噫！變異！變異！彼黨蓋先遁矣。室中徧索不得。將出門。辨其爲何地。門扇以鑰。隔門呼警察。無應者。衆復破扇。出回顧門牌。則潑力斯車行之商標。高揭也。台森忽憶一事。反身入。是時送電。

車之警察亦至。停車門外。舉首見諸人相顧駭愕。卡氏曰：君輩且至。余酒肆命魯哀士具餐。余將赴電局一行。回時另有提議。言際回顧不見台森。共覓之。台已自內出。呼曰：諸君。余覓得一證據物。未知足供探索否。卡君微笑。請畢其詞。台曰：余適在車場。瞥視一車。前軒後輕。車廂置藥囊處。滑潔無比。坐褥之錦。來自法國。爲法人抗格愛夫所贈者。其角尙有標識。未磨滅。嗚呼。此豁溜幾特拉也。余日日見之。雖去。余眼簾將一旬。寧有不識者。此車爲馬克所司。余所司乃夫人之豁溜幾特拉。此則開先生常御耳。兩車同時製造。唯以車上漆色爲識別。此車蓋黑漆。余故一見知之。

曩余在露痕河草屋。惡黨八人中。余彷彿覩馬克其人。自開先生失蹤後。馬克亦與俱渺。余覩之。欲從梁上相呼。然口已卒瘖。唯見馬克獐目向余。作鬼狀。先生余久欲報告。未得間。今連類及之。先生盍將內容解剖乎。

卡曰：汝姑守此。余少間卽來。蓋欲電致車站及海口。恐黨人逸去也。是時台森

固已奉卡偵探爲神人。其命令無不服從。即諾諾應。卡至電局。電中詳述黨人狀況。以便物色。電費頗不貲。然卡氏計破獲此案。秦痕之酬金不計。古特與華兒侯爵。必優爲酬報。此區區母能計及。無何輪船公司與車站長覆電。皆至謂無此輩蹤跡。俟來當拘獲卡。嗒然返。

甫及灑力斯門首門內聲甚譁。卡急入。則台森方與一警察爭辯。警察責台森以不應無故闖入。扇閉之室。台森口吃吃忿然告以隨卡偵探來。且曳其觀隧道。卡氏適至。申明其故。因問曰。君覩此輩何往乎。警察曰。余適換班至此。前事故不及知。君其報告警長。檢查此屋。填閉隧道。以車歸開氏乎。卡曰。然。此事應卽煩君。余勾當同來者畢。當卽赴署。仍將報告華兒氏與古特。斯此獄罪人雖未獲。然內容已頗明晰。當勿急茲倪。徒累及無辜也。

是時台森仍留守。警察卽報告署中。卡馳回酒肆。衆人已轟飲畢。候卡久。將散去。見其至。倍極歡躍。卡告以已報告警署。明日警長當往檢驗。此後露痕河畔。

請注意邏察恐黨人或乘間一臨也。衆人既各承認致謝留飲之惠出門紛回崗位。卡於是略進餐。仍囑哀魯士守門。念台森腹尙枵。裹糗以往。

至則門已封閉。詢其鄰。知警察已檢查畢。台森亦乘馬車歸矣。卡乃歸。厲書二通。一致華兒。侯一致古特。斯命哀魯士付郵。乃就枕。愒時計針已指夜中四句。夏間日出蚤。少眠。卽起着旅行衣。并應用物。卽赴火車站。

第十章 鐵窗情話

茲倪入獄後。獄吏處之一小室。室三面皆石。惟近前一方尺。嵌以鐵窗。空氣僅足通呼吸。偷欲窺外界現象者。則如籠鳥就竹。絲隙頻頻引頸而已。顧鳥之在籠中央。四角尙可週覽。此則僅開一面。殆猶不如鳥也。獄中不知時紀。日出知晨。日入知暮。顧日入獄。卒必以煤燈來。十室共一燈。燈幽暗。疑有鬼氣。壁上畫一獐。貌人手自提其顱。齒巉巉。露顱下密點。殆爲血。半已爲苔所蝕。每夜覩之。若欲下而搏人。未知前此居者誰氏。乃有此閒情爲吳道子也。

此數日之茲倪。追思獲罪之由。殆同夢寐。外間消息。絕不得通。每晨唯覩冰冷之獄吏面目。來一檢查。念警長曾言一禮拜後裁判。何遙遙乃爾。得毋裁判時。間已過彼蓋忘之耶。嗚呼。茲倪警長。烏得忘汝者愉快之時。引之不長。愁慘之境。促之不久。此時。茲倪若反以速赴斷頭台。永永不面塵世。爲快。使果罪車出。載則又汲汲顧影。燭龍之催人矣。

獄室無可酬酢。獄卒朝夕餉以黑麵包。二。可憎狀況。殆難入口。而腹中枵神。又時時爲麵包辯護。恃以拯飢不啻麟鳳脯。顧喉不肯納。作格格狀。強而後受。如此者。雖未逾星期。茲倪已甚矣。憊麵包外。獄卒復媵以蒸氣水。水渾濁。誠無匹。燥咽甘之。乃如瓊漿。飲食外無所事事。腦海思潮。百端騰沸。陡憶秦痕定婚時。若何纏綵。聞余入獄。玉顏定清減幾許。噫。余閉目猶見其嬌面。親余額也。思想正苦。薰爲一怪聲。戟刺而醒。則亭中停一無沿黑車。一人踉蹌出。首垢面埃。白衣班班。與泥石各屑混和。六十許老牧師。隨其後。喃喃如嫗。爲和緩之聲。曰。小

子乎。汝忍此最後之痛苦。救主將宥汝。從茲脫苦趣也。嗚呼。支那有誦佛而割動物者。情景實類是我謂已宰割之魚肉之無寧。擲目視其死而已。扼其吭進之。飴曰入腹。乃大甘。彼豈不知其不能入腹哉。柔術戲之耳。此罪人殆已近末日。牧師噢咻庸有一濟。然其狀況直飛入茲倪眼簾。彼思自剖不能將定案。定案而後。與此君等易耳。思慮管至是。蓋如沸湯矣。

翌日。茲倪乃大寒熱。蓋警恐憂憤。同時發現。勢在則然。獄中人例以得入病院爲幸。往往既愈。尙覲居留。醫生亦診視唯謹。恐藉病自殘。不得與牛羊同受屠戮。而醫將以不職受擯也。茲倪遘疾。尙強自支持。恐一入病院。踰裁判期。又愆時日耳。寒熱時獄卒適未至其室。否則報告醫士。其目的將破壞。

室外如燐之燈。乍明乍滅。茲倪寒熱甫退。若在舟中坐。額汗蒸蒸然。乃無情之鐵扉呀然忽啓。獄卒偕一人掩抑至。茲倪驚曰。殆矣。侯爵將不待裁判。獄中斃我耶。蓋是時民黨勢力未極膨脹。政府有所反對。可以私刑斃人。一如民黨之

施○暗○殺○手○段○茲○倪○恐○慌○固○非○神○經○昏○亂○爲○此○恇○怯○思○想○實○亦○當○時○事○之○所○有○也○
須○臾○此○人○已○入○近○至○茲○倪○前○顧○神○情○愈○益○閃○灼○幾○不○得○覩○其○面○茲○倪○恐○其○或○以○
鎗○械○及○毒○物○潛○於○身○後○激○射○極○意○欲○避○第○此○間○安○有○避○處○不○獲○已○轉○與○之○迎○甫○
起○立○頭○忽○眩○此○人○已○覲○面○獄○卒○轉○掣○身○立○戶○外○唯○曰○請○速○談○判○毋○誤○乃○事○茲○倪○
既○懷○疑○懼○聞○此○益○震○目○瞠○瞠○不○辨○來○者○爲○誰○已○忽○聞○嬌○聲○呼○曰○茲○倪○君……語○
至○此○聲○低○細○不○能○復○續○茲○倪○急○張○眸○竭○力○睇○視○則○已○揭○其○面○網○露○一○樵○悴○可○憐○
顏○色○射○注○茲○倪○倪○悲○喜○交○集○久○之○曰○秦○痕○卿○來○此○乎○幾○駭○絕○余○也○

先是痕新自露痕河大道偕古勒斯歸遂詣侯爵侯爵已諭吉零暴動狀怒甚
索之渺入其室空無有益增懊悵及痕返知其復賺古勒斯乃洞明零前此忠
勤非真相也於是移其所以恨茲倪者恨吉零方欲囑卡偵探躡其蹤卡氏書
適至大旨謂茲倪非真罪人吉零確爲惡黨竊揣其巢窟必在蘇格蘭已乘明
早火車往有所獲當以電告侯爵閱書默不語露悔恨色

明日古特斯去而後來。乃得卡氏書。故於茲倪頗有恕辭。秦痕與古同林中之患難。茲倪爲痕之情人。古特斯以已愛夫之心。推之痕。意良不忍。轉欲至警署爲之辯護。台森以開醫士馬車歸時。復知欲覓開之蹤跡。度吉零馬克能獲其一。當有端緒。

右方所述。實爲茲倪脫罪基礎。此時顧皆未宣佈。秦痕自茲倪入獄。寢食已銳減。以奔馳旁午。無暇結其九迴之腸。茲責任已盡歸卡氏。肩荷慮當無不破獲。心一慰。輒念倪所苦。而探獄之思想。遂勃發。

倫敦監獄規則。非得警察長認可。函札皆不得達。矧在覲面。秦痕抱此宗旨。欲得警察長特許。要古特斯偕詣請。警長卒冷其秋霜之面。答以憲法所在。未可干越。二人趑趄以出。古特斯轉念獄吏錢恩。曾在開醫士院中効奔走。以開力介紹。則至此地。與之商上下其手。當可少通融。豈知錢恩一見道古人舊德。絮絮話家常。偃僂甚恭。及談至來意。搖頭若發羊癩。謂此何等事。一打破露倫敦。

將無余駐足。地古特斯信爲誠。默然久之。

秦痕觀此現象。知理勢皆不可行。唯金錢具絕。大神通無所不屆。乃曳古袂。背獄吏告以意見。古特斯點首諾。至故處復謂之曰。汝適言事機若泄。將不容於英。顧得資經營。何處不可者。汝意云何。錢恩曰。余苟得一千磅爲母財。卽如猶太人放債自活。余亦足矣。顧轉勝爲此齷齪。吏終日監囚奴。古特斯曰。余生命尙爲此姑娘所拯。此姑娘未婚夫。以冤陷獄。欲一見慰飢渴。余願出一千磅。爲汝生財可乎。獄吏驚喜曰。誠如夫人言。敢不枉法效綿薄。余於夫人本不當受厚貺。然倘委隆誼於草莽。夫人之心。必疑余將復有變局。夫人行矣。余承任。余決承任。請此姑娘以明日下午七句鐘來。僞爲洗衣婦也者。余命獄卒介之入第。談判不得過一句鐘。遲恐破敗。彼此均無利益。

二人聽其言。訂約別。至是古特斯遂以金磅往。痕果爲洗衣婦裝。先詣獄吏舍。舍當獄門。候至七句鐘。錢恩遂令獄卒導與茲倪晤。而自檢點金磅。徐作鷓鴣。

笑。引。入。之。云。不。有。月。江。潮。心。一。面。值。值。長。豈。未。此。狼。更。之。尊。不。獨。支。那。含。此。性。質。哉。

至。是。余。當。說。茲。倪。與。痕。之。談。叙。兩。人。歎。歎。有。頃。仍。由。秦。痕。先。雪。其。涕。以。吉。零。事。一。一。爲。茲。倪。告。此。事。雖。爲。諸。君。所。鑿。聞。茲。倪。耳。鼓。則。得。未。曾。有。俯。首。甯。神。以。聽。最。後。一。言。至。足。生。茲。倪。希。望。者。則。侯。之。與。古。特。斯。皆。轉。反。對。茲。倪。之。方。針。而。折。射。吉。零。茲。倪。當。心。灰。意。盡。時。忽。有。此。甘。美。無。倫。之。生。機。蓬。勃。於。秦。痕。香。口。其。愉。快。爲。何。如。耶。顧。彼。之。值。此。轉。覺。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說。起。久。乃。謝。秦。痕。曰。自。余。入。獄。絞。腦。竭。膂。卿。之。力。殆。瘁。倘。復。自。由。香。花。供。養。有。日。耳。痕。曰。妾。之。來。非。欲。得。君。言。語。獎。勵。妾。願。君。寶。護。此。最。可。愛。之。玉。體。以。待。嫌。疑。消。釋。否。則。人。力。雖。至。已。將。於。枯。魚。之。肆。索。君。其。何。以。對。妾。君。愛。妾。當。體。妾。意。言。訖。嗚。咽。泣。茲。倪。亦。泣。而。獄。卒。亦。待。至。一。句。鐘。不。可。復。耐。乃。入。告。秦。痕。曰。密。司。此。時。宜。去。不。觀。天。已。曠。黑。耶。茲。倪。知。不。可。留。牽。痕。袂。作。稚。子。狀。痕。慰。之。曰。妾。萬。千。胸。臆。雖。晤。對。十。日。不。

能盡。然歸納之。只此一語。君珍重。妾去矣。嗚呼。雞聲斷愛。馬足牽情。別况本難消受。矧患難之頃。又甫得一訴衷曲。耶痕慰。茲倪畢。強作灑脫狀。與握手掉臂。徑出。然踰鐵門。限足重滯。殆如膠着。情緒蓋嗒然也。

第十一章 醫院瘋人

古特斯偕秦痕探獄歸。坐於休息之室。向蠟像而言曰。君今果在何所。生耶死耶。余厚結卡偵探。復從多數有力之報紙。詳登廣告。甯無一人應懸賞耶。此蠟像。蓋實從露痕河。覓得像爲坐狀。覓得時。古特斯卽置之車右。宛如與開醫士並肩馳驟。伊角原時也。及遇險。審係奸人。攬去爲餌。古計然經此大波折。竟略無所損。古特斯摩撫之曰。嗚呼。君倘歸來。亦如此像之隱而復見。妾不將狂躍耶。上帝！汝胡不佑余開魯士速歸。

此室重簾。鞞地。月色自玻璃窗射入。地氈作荇藻紋。古特斯悵然凝睇。卸其外服。搭衤架。將就枕。忽窗外人影一閃。簷際電燈尙未息。燈月光中愈益明燦。不覺

叱曰。汝何人。何故夜入此。言已。室外嗽聲曰。夫人勿驚。余台森也。古特斯曰。台森。汝亦太愁無禮。余休息室外。豈任汝遊行者。春纖何在。汝來時。庭外六角門誰啟耶。台森曰。實小人令彼啟之。敬告夫人。蘇格蘭有急電。爲卡偵探所發。局中候電復。故小人冒昧入也。

古特斯聞有電信。意少解。然仍掣鈴呼春纖。適春纖因台森非時啟事。慮夫人有命。令已隨台森入。至是。卽掀簾進。夫人命其取電信入。而使台森隔窗以須。披讀其電文曰。

古夫人鑒。蘇格蘭聖克麥醫院。奧利養疴其中。余往探視。情節離奇。恐非真疾。幸夫人以明早火車來。至此間霧怡旅館。尙有重要之事待商。祈卽復卡白。

閱畢。古特斯卽復以明晨當至。命春纖持電稿復授。以應納費金。付台森。二人出後。古特斯欲復就枕。則憶及卡氏電文。未知與已有何關係。反覆不得寐。此

夜。頗。覺。迢。遙。東。方。不。易。白。視。時。計。甫。及。十。二。句。噫。入。夏。夜。短。晝。長。有。驪。龍。癖。者。每。恨。睡。眠。太。促。古。特。斯。乃。與。爲。反。比。例。是。知。心。理。上。一。有。變。更。則。天。時。隨。人。之。志。趣。而。異。故。清。風。皓。月。欣。賞。者。開。顏。憂。思。者。隕。涕。彼。風。月。安。有。知。覺。耶。

侵曉古特斯即起。賃車至車站。蓋欲令台森隨行。乘已車慮送還逗遛也。至站即赴公司。忽忽購頭等票。二等票。一。納袋中。轉身見一購票人。亦購頭等者。警覩古遽低其首面。他顧謂公司人曰。余適誤。余講二等票。非頭等也。公司人已持票出。啾啾與辯。古聆其聲似熟悉。面終不可覩。驟聞汽笛鳴鳴。恐有誤。遂舍此人倉皇出。

古特斯既登軍。頗注意適之購票人。然無從考證。憶其身似着一黃色小衣。不似上流社會。徧矚同車無其人。意當乘二等車也。車既從地底鐵道馳出。勢如激箭。俄已至蘇格蘭。古提皮包。俟二等車之台森。立於停車場側。久之車客盡下。遙見台森。血被面一警察。逐之。將繫付警署。古猝瞥見。急前遮警察與語。台

森。慙。跳。如。小。兒。受。擊。狀。口。期。期。曰。彼。強。釋。馬。克！彼。強。釋。馬。克！！余。爲。馬。克。擊。傷。頭。爲。彼。強。干。涉。致。令。逸。復。欲。拘。致。余。夫。人。速。拯。余。者。

古。特。斯。目。示。之。意。欲。其。姑。秘。密。視。台。森。不。復。言。乃。謂。警。察。曰。余。此。時。姓。氏。姑。不。暇。令。君。聞。第。君。亦。知。適。所。縱。者。固。倫。敦。警。署。懸。賞。所。求。之。黨。人。乎。言。至。此。聲。甚。低。已。乃。復。曰。君。如。信。用。余。者。乞。下。班。偕。余。至。霧。怡。旅。館。與。卡。兒。生。先。生。晤。當。爲。君。剖。縷。晰。言。已。出。金。圓。二。此。以。此。區。區。姑。爲。君。市。農。餐。余。尙。有。求。君。處。也。

警。察。亦。致。詞。曰。余。未。識。夫。人。姓。氏。請。詳。以。告。此。暴。徒。爲。夫。人。僕。役。否。彼。在。車。曾。竊。皇。史。顯。律。侯。爵。金。時。計。侯。爵。故。命。余。逮。致。言。已。出。時。計。於。懷。曰。是。在。彼。坐。旁。檢。得。者。余。輩。豈。不。知。法。律。妄。拘。無。罪。人。……言。至。此。止。台。森。譁。曰。彼。烏。乎。爲。侯。爵。彼。在。吾。先。生。家。與。余。同。服。役。已。匝。月。余。甯。不。識。之。時。計。不。知。何。時。潛。置。吾。坐。蓋。自。登。車。後。彼。欲。避。余。無。從。知。余。必。不。釋。彼。先。發。制。人。令。余。不。得。待。伸。耳。余。額。血。尙。涔。涔。出。即。如。其。所。誣。有。裁。判。在。焉。用。彼。毆。擊。者。

警察觀古之風度。未知爲何族貴夫人。而又慮其僞託。蓋車站龍蛇混雜。少不
慎。卽受欺蒙。故此警察卽鄭重而答曰。夫人所教誠然。第皇史氏固蘇格蘭著
名者。顯律素好卑賤服。游戲社會。恐尊紀以其衣短小黃衣而誤認也。古特斯
曰。黃衣乎。於是俯首似有所思。警察已復言曰。此金圓余不敢領受。至夫人所
示卡偵探。余亦耳其名。願卽偕往。此間有人庖代也。古聞言亦不復與辨。遂以
金圓納包中。曰。淺淺之物。旣不蒙晒納。余當另有所酬。此時警察之面甚冷。開
夫人之面。則驚喜交集。台森之面。汗血混和。如粉墨相視。各無語。遂偕行。
霧怡旅館者。距蘇格蘭車站頗近。投足卽至。故警察不少躊躇。偕至其地。入門。
有大腹便便者。坐於檯側。僕歐三四輩環之。此人唇翕張。不知作何語。蓋霧怡
之經理也。開夫人趨前。詢以卡氏此經理卽顧僕歐取寓客題名錄。至便詢卡
寓第幾層樓。樓第幾號。古特斯踉蹌曰。余唯知卡君寓此。列號乃未悉。奈何。總
理曰。是無妨。不過費檢查力耳。於是共繙此冊。然卒無卡名。總理繙眉曰。是編

載諸客。凡今年來此者無或遺。意卡客或來以去歲則又須另檢他籍矣。古曰卡君至此僅數日。未逾一禮拜也。

經理聞之意頗躊躇。而同來之警察此時殆如欲下之鷹。遽思一奮其搏擊。第聞其微哂曰。卡先生既不在此。卽檢遍題名錄。甯能從紙縫躍出。鄙意夫人當令尊紀隨余行。毋誤余職。司此非余個人交涉。夫人當亦不余責。台森見卡氏不在旅館。已皇迫不可耐。復聞警察冷語。忿曰。夫人！是殆彼黨造僞電令吾輩來此。入其阱已矣。台森非畏見警長者。夫人卽縱余付警察。獨返英倫可耳。警察復進曰。汝言殊未當。此中未知與夫人有交涉。與否恐夫人亦不得如是自由。汝先從余去可矣。言訖。目灼灼如電閃視二人。

古特聞此戟刺。知警察疑其行蹤詭秘。而所言又失信用。無以折其傲睨氣。慚恨之狀。殆無地可容。回顧大腹經理已掉首。語僕歐置。三人不問此時腦海。轆轤祇有聽警察苛遇台森。徐施補救已耳。不圖希望既絕。飛將軍有隕自天門。

外。一。印。度。商。便。服。張。素。蓋。手。雪。茄。眼。鬢。鬚。自。遠。而。至。古。特。斯。未。及。呼。台。森。躍。然。曰。卡。先。生！余。救。主。卡。先。生。汝。亦。至。斯。館。乎。復。顧。警。察。曰。余。輩。甯。誑。語。者。今。何。如。

卡聞呼捷步而前。先語警察曰。麥士倫君。胡亦在此。麥警察本第聞卡名。不意其已悉己之姓氏。且驚且應曰。卡君。此夫人待君久矣。卡曰。顯律歸乎。彼期君何時與之晤。警察未及答。卡復曰。君輩來當久。蓋姑入余室坐談乎。是時經理警見卡亦起曰。適三君所訪。固君耶。君隱其姓氏。令人急欲死。宜如何科罰君者。卡曰。公輩自不審。昨覆電詳余姓氏。君胡亦收達鄙人乎。經理思之。啞然笑。卡亦肅客陟升降機。

卡寓旅館四層樓之十二號。署曰習魯。卡入室取雪茄奉客。古特斯述遇馬克狀。麥警亦道顯律囑拘台森。其實馬克固在疑似之間。台森實受朴作之教。在公理固不應以付法廷。然卡氏若別有用意。乃謂麥曰。君第偕台森往。余亦當

面時警長另有幸台錄。錄云：維目者，謂其者，顯有暗箭也。麥警察遂偕台森降古特。斯以寓所尙未定，乃厲於此樓之十一號與卡所居比隣。

卡目送警察出，乃軒其眉宇，謂古曰：夫人知醫院瘋人果爲誰氏乎？余見其態度矚得證據，余歡迎之，殆似此雪茄之煙直！夫人乎？余必使夫人窺其底。與余極表同情也。開夫人莫明卡指囁，曰：此人與余豈有關係耶？卡連應曰：豈唯關係，且有密切關係。此人一脫苦趣，夫人之幸福亦無量。第機不可洩，恐皇氏伺間移去，則余望失矣。

古特斯曰：先生之電余來，意蓋卽在此乎？卡曰：然。余將使夫人干預治療，藉破其祕密。不料馬克適來竊慮其敗吾事。今日方針固當小變，余意將先探馬克。然後赴醫院。彼台森者，警察未目覩其行竊，誣搆之情，昭昭若揭。余料顯律果爲馬克，必不敢至法廷。台森將以無佐證而開放也。古聞言已不復爲台恐慌。惟注念瘋人，方寸廻環往復。然卡氏終以假面未經披露，秘不肯吐。

第十二章 那卡村之博場

林木葱蘢。山川佳勝。平原綺錯。空氣清鮮。天下大都。會當推英倫。英倫之繁縟。猶遜蘇格蘭之清淑。那卡村者。據蘇格蘭腰膺。顧雖小村落。名流聯袂。背踵相接。村之南拉華公園。游人尤盛。夏五六月。避暑者夥。轉患人滿而羣不逞。乃藉此時間。物色同類。於是秀淑之地。一變而藏垢納污。母亦物極則反耶。

余所欲叙者。爲此村中央一大博場。博場卽皇史氏所特設。洞房深邃。桌盧叱咤。外不得聞。然此間警察。亦從博場頭會。篋雖聞。固無害入場者。必得招待員之介紹。而後共認爲博友。蓋博者。合羣之導線。主人之意。固不在博入。此博非循資格不克也。是日六時。博徒麇集。顯律仍未至。俄見其着賤服。袒上胸。手携二人入。皆蒙其目。至是始爲之啟。蓋顯律所定規則。凡新蒞者。必使之不識來去路。逕至內情。歷試無瑕。疵始聽自由。此兩人。羣一白巾。酷類迷藏戲之捉人者。第捉迷藏者。止一人。覆其面。此則無獨有偶耳。

顯律爲解其巾。介紹於衆曰。此君爲杜蘭。此君爲琦亞。宗旨與余輩合。可與一決勝負也。諸博徒於是乃開局。二人戰屢北。曰。今日乃無勝利。請俟翌晨。衆以局未竟。皆齟齬爭。蓋旣墮迷龍之陣。雖戚屬且將不顧矧。在初接洽者。誰復肯留餘地耶。故利用此等博徒之術。待其負而假之。賫假以資而復使負。至其末日。任指一規則之事。相屬彼。攔得博場。母金慮無不從此。卽皇史氏微意也。斯時顯律恐生二人戒心。陽爲魯仲連。陰目衆人示之意。乃各無言。局遂撤。

先是顯理詣村之酒肆。晨飲獨酌無儕。杜蘭琦亞適至。杜飲未三杯。輒呶呶曰。英之民權。大不發達。如華兒侯者。可稱民黨之大敵。乃黨中竟無致死敵之者。今日社會真懨懨。無生氣哉。琦亞曰。君誤矣。華兒侯屢受黨人暗殺。乃皆得天幸。僅而獲免。今又數日不出。謂非民黨勢力所致耶。

杜蘭復以箸擊案曰。華兒侯之政策。實爲主張民權者所不公認。苟有人反對。余爲執鞭。亦所欣慕。第彼黨條。忽變幻又多疑忌。余旣無從物色之。卽邂逅或

妄。疑。度。猜。忌。亦。安。能。相。與。有。成。者。嗚。呼。余。今。日。乃。如。氣。球。之。網。猛。受。割。裂。不。知。飄。墜。何。所。琦。君。以。爲。然。否。琦。低。聲。曰。君。勿。妄。言。此。地。偵。探。密。邇。其。出。沒。殆。與。民。黨。相。混。合。倘。爲。所。偵。得。者。其。捉。將。官。裏。去。矣。

斯。時。對。坐。一。少。年。衣。卑。服。吸。劣。雪。茄。噴。出。之。氣。觸。人。欲。嘔。少。時。復。據。案。飲。以。叉。舉。牛。肉。涎。隨。以。滴。蓋。顯。律。好。爲。是。不。潔。狀。况。以。自。晦。也。顯。聞。二。人。所。議。時。轉。其。陰。摯。之。目。竊。竊。瞬。一。變。適。之。村。魯。狀。聞。至。執。鞭。忻。慕。之。語。意。大。動。又。已。被。酒。頓。忘。猜。忌。漸。移。座。近。二。人。二。人。者。覩。顯。律。相。近。四。目。貫。注。不。復。作。前。語。轉。取。市。塵。瑣。屑。恣。意。談。判。顯。律。留。意。刺。探。耳。久。側。無。所。得。俄。忽。聞。杜。蘭。言。曰。余。等。卽。無。所。適。從。寧。不。可。自。組。一。黨。者。言。至。此。耳。相。附。聲。極。細。然。此。微。細。之。音。力。殆。勝。禮。拜。寺。鐘。聲。振。振。透。顯。律。耳。膜。纖。微。與。砧。椎。磴。各。骨。相。觸。顯。律。不。復。可。耐。逕。前。脫。帽。立。二。人。側。曰。余。願。聞。二。君。姓。氏。杜。蘭。尙。未。言。琦。亞。已。傲。然。曰。村。夫。汝。安。知。今。之。志。士。者。余。琦。亞。彼。杜。蘭。荷。君。殷。垂。問。豈。有。所。賜。教。乎。言。際。大。有。睥。睨。不。屑。之。意。

杜蘭俯首飲聞二人問答琦亞輕侮之態宛距人千里乃僂言曰琦君琦君母然此君貌似椎樸眸灼灼有光保母爲余所疑之人乎因顧顯律曰謝君顧問余不能久留滯異日會相見也琦亞是時亦默然若深悔適時之失言杜蘭取黑革囊出幣以酬酒值時示琦亞亦起似慮顯律逐之然顯律乃故不舍發問曰二君避余若浼定以余爲民黨耶余願二君毋猜忌余能心二君之心反對執政華兒氏二人佯驚愕却步曰君何出此言余輩初未干涉朝政願毋以偵探手段相待杜蘭復笑曰余聞倫敦偵探家卡兒生已至蘇格蘭君非卡氏必當爲其屬君偷逼人已甚者余輩亦必有以應言訖又故作欲出手鎗爲決鬥預備

顯律嗤以鼻曰公等誠多慮如此妄疑不去世界烏有可信者實告余卽皇史顯律覘爲民黨領袖君輩抱愛國思想欲去專制惡魔余愛敬之不暇安肯加害於君乎言訖進與二人握手尼其去二人故作審視狀遲遲乃與顯理互握

顯律自言有機關部去此不遠。第欲入此機關部者。有臨時特約二如下。

一。凡黨外之員。以事欲至機關部者。得本黨領袖允許。例必用本黨馬車。載以往。在途不得任意觀覽。以誌來往路徑。必由起程之地。先將密絹蒙目。至機關部始敢。

一。黨外之員。雖經領袖認可。許入機關部縱觀。但不得攜帶手鎗。或他種武器。概於起程處。繳存介紹人手。納遊畢。仍還佩帶。以保本黨治安。

顯律取臨時特約宣佈已畢。乃曰。二君如以此約爲苛者。亦可無勞下顧。杜蘭晒曰。首領適斥吾輩疑忌。今觀特約疑忌。過吾輩遠甚。何也。顯律曰。此爲公共團體所在。不得不鄭重。然經公認爲黨員後。卽不復爾。固亦坦易甚也。三人遂行。乘顯律所乘車。顯律故有御癖。卽爲二人執轡。以至博場。如吾前之所述。博局旣散。衆各以次坐。一人至顯律耳畔。不知作何語。顯律曰。書記所陳甚善。余當爲二君首肯。二人不知是何秘密。與己有關係。顧不敢窺見。淵魚仍默然。

相對此時顯律已起立曰：二君勿訝。適書記以此間有毒物研究所，所有頗富。欲邀公等觀覽，懼見拒斥，乃請於余。余以公等皆富冒險性，當不似懦夫。怵怯故已代認，可其往觀乎？二人聞言不暇審，皆應曰：諾。顯律喜邀之行。

博場所據爲一廣室，出室曲廊邃徑，錯接於視線。顯律或導觀，或逕抹過，揣其意若不能盡。呈祕密者久之，始達毒物研究所。所中區動物植物礦物爲三類。礦物類多陳列化合之質，蓋已經製配者。植物則分枝葉苞莖粉鬚，各歸其屬。其全體皆含毒質，蒔於一隙地，入必先含解毒之品，否則第觸其臭，立足斃人。

過礦植之室，乃爲動物遊息場。場與一陳列室相對，室中皮革齒牙骨角毛羽，無不懸皮。舍新發明之毒質外，如舊傳之鳩羽、鶴紅、馬肝、蝎、螫之屬，皆各列數種，分爲最毒、次毒、小毒，以銀牌標記，樽盜宛如罐頭店之識別食品。場中生活之動物遊居萃處，頗似拜主人之惠，自樂其樂，亦有爾殘我賊相尋於天演者。蓋日必淘汰其十分之三四，顯律又覓後來者，增益之，故仍不見少也。

須臾至一蛇窟。窟容蛇凡數十百頭。外以徑約尺許之圓玻璃爲罩。罩下有牝
笋。泯合無迹。俯窺之。諸蛇隱隱可見。方在瞻矚。顯律忽足蹴玻璃。罩脫。一蛇
乘間逸出來。蛇額上一藍點出窟趨。如風餘蛇亦睽睽欲隨。其後顯律急合其
筍。餘者乃不得出。然藍點之蛇已近。顯律將用搏噬。顯律後退。蛇逐愈急。尾作
厲響。若助其勢力。蓋響尾蛇也。

顯律後退時。目注蛇不復顧。足下靴底一側仆於地。蛇騰身上。纏顯律十數匝。
顯呼二人救助。時杜蘭已近。顯理身見顯腰際一利刃。露其柄。拔斫蛇尾。斷蛇
怒舍。顯狂奔。杜蘭躡身躍過蛇頂。復割一刀。琦亞又掣得顯手鎗。扳機轟擊。
顯律神甫定。將致力於蛇。顯手鎗佩刀皆爲二人用。轉束手作壁上觀。不一分
鐘。槍貫蛇腹。蛇跳擲斃。顯律拊掌曰。壯哉二君。

是時顯律露一種誠懇之色。以左右手分携二人。曰。余信君等義勇。余將有一
事相浼。能爲行之乎。琦亞曰。首領但有命令。敢不努力。時杜蘭亦表同情。顯律

丁撈二人返博堂諸賭徒已去。顯啟堂東一小室。曳二人坐。曰：公等知政界反對吾黨之具乎？彼恃警吏爲爪牙。警吏復以偵探爲耳目。故偵探之遇吾輩。所過之處。必爬剔透露。第恐不盡。唯吾黨之遇偵探亦然……言至此。目視二人。忽曰：二君能誓不外洩。方敢掬肺肝報告。琦亞尙有遲疑色。杜蘭已應聲曰：余如宣佈首領祕密者。上帝必殛余。言際。視顯律。他顧陰以足畫。恕字。蓋懺悔其妄誓也。愈文明。愈益欺詐。此語良信。

琦亞警見其狀。低首匿笑。顯律忽回首。琦急斂容。亦誓如前。嗚呼。虎狼在側。粗疏如是。不蹈危機。出矣。顯律乃續曰：昔余在倫敦。曾以事磔偵探一人。警界大索無所得。今更事多矣。復遇卡兒生者。屢窘余。今寓蘇格蘭霧怡旅館。余欲得之急。顧不能自謀。面敢敬煩二君。與二君三日限。能濟事者。當有重酬。二人承認而退。

第十三章 偵探幻影

霧怡旅館之四層樓。自警察逮捕台森後。至其次日。已無卡兒生古特斯踪跡。是日又有二客至。題其名於簿錄曰。杜蘭琦亞。二人蓋新自那卡村至也。入門即指索樓之十一十二兩號。主人曰。此兩號客甫於辰刻去。二君何預知而巧值也。杜琦相顧無言。命僕歐導以登。

卡兒生謂古特斯曰。夫人！君於利害之頃。每易露機括。立誓時幸彼奴未見。否則龍潭虎穴。當不易出。古聞言亦自咎。蓋此杜琦兩人即卡兒生古特斯已。又作探險行一次矣。卡復曰。此行良不惡。雖耗去金幣數磅。爲博徒贈采。然彼輩一絕大秘密。已爲余偵得。余視此所耗固猶損毫髮而益邱山也。古曰。君在秘密會。妾從未與君離。何所得妾未預知。卡笑曰。實告夫人。爲偵探者。倫敦目爲盜賊模範。以肱篋探囊之術。有過之無不及耳。顯律引余入小室。時案置傳單十餘紙。冠以會員名。余已得其名冊。與傳單事實。非快事耶。古曰。此傳單所言何事。卡曰。彼欲以下禮拜六。誘華兒侯爵。至其村而使黨員。

中。途。暗。殺。此。次。誓。出。全。力。務。達。其。目。的。卽。犧。牲。多。數。黨。員。亦。所。不。惜。余。擬。電。華。氏。令。母。輕。出。墮。彼。網。中。庶。免。不。易。拯。援。至。此。證。據。旣。入。余。手。當。就。此。間。警。署。乞。其。助。余。逮。捕。也。古。特。斯。曰。此。電。良。不。宜。遲。君。其。速。往。妾。敬。以。俟。卡。氏。遂。下。樓。出。旅。舍。

卡。氏。去。未。幾。復。登。樓。然。已。易。其。所。飾。假。面。露。其。眞。相。古。詢。之。曰。電。發。乎。卡。點。其。首。忽。忽。入。室。傾。筐。倒。篋。若。覓。物。狀。俄。又。下。樓。去。未。與。古。交。一。言。旅。邸。主。人。呼。曰。君。去。而。後。寓。何。所。來。此。晤。誰。氏。者。蓋。曩。之。卡。易。面。目。爲。杜。蘭。茲。則。面。目。宛。然。卡。偵。探。故。截。然。如。兩。人。豈。知。兩。人。固。兩。人。而。杜。非。杜。卡。非。卡。皆。爲。假。名。耶。此。時。卡。猝。爲。主。人。所。問。出。其。急。促。之。音。曰。余。訪。杜。蘭。今。彼。不。在。余。亦。去。矣。

此。卡。兒。生。去。後。未。踰。數。刻。鐘。飾。爲。杜。蘭。之。卡。兒。生。頓。至。古。特。斯。曰。君。頗。易。容。當。有。他。故。乎。卡。不。解。所。謂。瞠。目。俟。其。語。畢。反。詰。之。古。曰。妾。適。睹。君。倉。猝。狀。甚。惶。惑。今。君。神。氣。似。少。問。故。願。就。詢。耳。卡。曰。適。我。乃。未。反。寓。定。有。飾。爲。余。貌。者。來。乎。古。

曰。適。既。非。君。是。必。爲。黨。人。……卡。急。續。曰。是。必。黨。來。詞。傳。單。名。冊。者。噫。余。時。有。一。人。與。余。覲。面。面。頗。善。苦。不。憶。其。人。時。道。旁。一。相。識。警。察。呼。卡。先。生。余。方。訝。此。警。察。靈。敏。能。從。假。面。底。窺。余。真。相。豈。知。所。覲。之。人。面。目。摹。余。狀。故。警。察。呼。之。余。日。覲。余。肖。照。乃。亦。與。之。面。善。也。先。時。卡。兒。生。外。出。置。名。冊。傳。單。於。皮。包。至。是。檢。他。物。皆。無。恙。此。獨。不。見。固。知。彼。人。專。爲。之。而。來。也。卡。大。忿。恨。無。所。洩。坐。室。中。握。雪。茄。噓。煙。作。圈。自。語。曰。不。圖。入。檻。之。獸。乃。又。奔。軼。無。已。姑。詣。警。署。令。遣。警。兵。守。皇。氏。門。首。或。有。所。得。思。已。卽。與。古。特。斯。述。其。故。肩。鑰。出。殆。所。謂。賊。去。關。門。者。蘇。格。蘭。之。警。吏。爲。游。曼。畢。君。卡。氏。詣。之。適。游。君。自。外。歸。覽。其。刺。狀。甚。驚。詫。卡。方。與。行。偵。探。見。長。官。禮。游。嗜。曰。卡。君。！。余。適。送。君。至。醫。院。令。醫。士。看。視。爾。何。能。改。裝。來。卡。笑。曰。長。官。余。身。託。長。官。福。甚。健。康。無。蹉。跌。何。由。至。醫。院。養。疴。游。警。長。曰。此。事。爲。警。兵。羅。特。所。報。告。余。令。麥。士。倫。送。君。擊。君。者。名。吉。零。方。就。逮。詎。有。誤。卡。氏。陡。聞。吉。零。名。心。一。動。卽。曰。實。告。長。官。此。人。爲。秘。密。會。黨。華。兒。侯。曾。懸。賞。購。

之者。今獲於此良佳。至彼所擊之人。余揣必爲彼卡之所疑。蓋顯律也。因述適時此人飾已賺物狀。復曰。此必僞裝者。未報告同黨。故吉零不知其僞。自相殘賊。吉因華兒。案在露痕河。重爲余窘。又破其祕密窟室。狹路相逢。鳴鎗致敬。亦意中事。第不識負創者。果爲顯律否。若爲顯律。則纍纍積案。破獲易矣。且余有請於長官者。彼黨旣知名冊。宣佈今雖賺回。未必不思他遁。余願得一二偵探員。與余偕往。蓋以警察數輩。備緩急。急馳赴那卡村。庶免兔脫。

警長未及答。一人倉皇入視之。聖克麥之醫生也。警長與卡氏立談久。乃肅二人入。過法廷向內。至辦公室。醫士目瞬。卡兒生遊。警長知其意。介紹曰。此君自倫敦來。亦奉命警署者。不虞洩吾輩祕密。君勿慮也。醫士乃言曰。余適檢卡氏創口。彈已傷胸部。動脈洪大。生命當不踰六十分鐘。脈管一崩裂者。卡氏必無幸。顧檢查時。乃得一可驚之紙件。未知能宣佈否。警長知所得必爲名冊。與傳單。乃曰。余甚願觀之。復顧卡氏曰。此老友。乃余二十年總角交。決不敗吾事。蓋

游警長卒業倫敦警監學校。與卡游最久。故卡雖改裝。熟視猶能辨別。適誤爲受傷之黨人。瞞過。實以倉卒。故若再經接洽。必不爲黎邱所淆混也。

警長與卡氏視線直注此醫士。醫士徐以左手取海綿。拭其額角之汗。右手從貼身手袋。探出一紙。警長揣爲傳單。不及待其授與。卽取之。其手及視之。故非傳單。其紙爲一黃色印刷物。重重鈐記。論爲郵局包裹之執照。警長以無甚緊要。頗失望。卡時從旁睨視。忽失聲曰。噫。其日期乃爲廿二號乎。廿二號爲星期一。正華兒侯病起。朝王於白宮之日。此據收信人署華兒侯爵包裹發自本地。以倫敦寄倫敦。卽日可達。此蓋弩匣怪函之收據也。警長聞言。亦驚憶當日各報紛載此事。曰。不圖奇案。乃結穴於此。惜此人將斃。不能詳訊。其供詞。醫士此時復取一冊在手。此冊蓋爲黨員冊。詎知來時未檢閱。及覩其內容。已徧用橡皮將姓氏拭去。唯街名住址。尙存一二處。然倫敦與蘇格蘭皆無此街。則又黨中隱語也。幸此冊卡氏已閱一過。了然胸際。故雖拭去。無如此行秘。

書。然警長與醫士。應惜其瀟灑。復歎黨人手腕靈捷。

閱至傳單。略如卡氏所述。警長知卡之言。信爲華兒侯爵慄慄危。醫士不待其閱畢。卽致詞曰。據傳單所云。彼黨將於目前暴動。甯可不預籌應付者。言至此。警長笑指卡曰。此先生運籌決策。已無遺漏。卡屈指曰。倫敦覆電。計當早達旅館矣。醫士聞二人所言。心大折服。曰。僕自謂所獲不鮮。乃窺鏡自詫。不圖已讓先生一步。先生神妙。殆類偵探。大家雖然。偵探如卡兒生者。名譽滿英倫。今尙騎牆入於惡黨。余亦安敢以偵探擬先生者。警長聆至此。輒然一笑。醫士自知失言。露惶恐色。卡乃自承曰。先生母若是齒飾。固不敢當。然卡兒生實未騎牆。先生未免爲彼偵所惑也。

醫士聞言。瞠目不知措詞。蓋醫院之卡兒生。明明已入黨人界線。而辯護者乃若此。能毋駭怪。警長至是不可復耐。謂卡曰。卡先生。君母再設疑。陳余當代表。爲君宣佈。因笑曰。誣卡兒生之人聽者。此爲真卡兒生。彼爲贗卡兒生。亦如世。

界之冒商標者。雖偶可惑人。真面目終不可掩也。語畢。復爲略述前事。醫士如夢斯覺。復與卡握手。謝所言之過當。卡亦遜謝相答。

警長正容言曰。適間諧謔。幾將緊要問題閣起。卡君。君言欲探那卡村黨窟。余謂可不亟亟竊料。黨人雖屢失敗。反對華兒之思想。終難消滅。露痕河之會場。卽爲茂草。其秘密所當不止一地。若醫院待斃者。非顯律。則顯律必已赴英倫。君能逕乘今日晚車。追之固佳。否亦宜再電樸闊斯君。令派他探詢。察而那卡之行。則舉一代表足矣。

卡曰。余適思之。宗旨亦頗與長官合。茲余當卽往醫院調查。藏事卽乘晚車去。此間一切尙祈長官注意也。警長曰。此爲余應盡之義務。自當承認。復顧醫士曰。君其偕卡君行乎。二人忽忽將去。卡復止曰。一事幾忘却。昨有一馬車御者。台森爲顯律所誣。送至此間。不識其人安在。余竊敢信台必不妄取。意顯律爲所窺破。乃搆陷之也。警長曰。台森乎。此人頗憨直。來此時拘繫一日。以顯律不

復來控而證據亦殊閃灼已釋令去今豈尙未歸乎卡曰事或有然然余不敢再稽遲遂握醫士手而警長告退。

第十四章 假面具之揭破

聖克麥醫院門臨大河後有森林數百株蒼翠之色鮮艷欲滴入其境者雖石爍金流時代殆不知其苦院中層樓高聳空氣絕富遊戲音樂之室無不具備久居其內精神病當無自發生入門二重經理室在焉醫士肅卡入懇卡曰無須遲恐將殊者不及待於是折回廊入病院直詣受鎗者臥所未至門看護婦已迎面謂曰病者刻又狂熱傷口黑血涓涓溢出繃帶殆必無幸醫士至此急與卡趨病榻側病者忽一躍起曰顯律君君其爲余盥面此重重假面具慚不能對上帝卡臨視之雖病入膏盲額額頰諸處猶與平人無異非先以易容術變易病與證無如是不應者卡氏既就審視醫生遂取去垢之品爲之湔滌真面未覩瘡已迸裂病者狂叫起手足騷動繼以抽搐第聞其細語云上帝恕余

開魯士健在非余過過在顯律卡謂醫士曰君聞之乎此語須筆記之他日亦一證據物惜彼神經亂不能書早一句鐘者當得其詳

病者躁擾不已其細語時時間作蓋人當臨命身中機構皆漸銹壞唯腦水之餘瀝不易消涸必將其平生所歷逐層印出而一切恐怖一切愛戀皆於最後一日和盤託出是以將死必見魔鬼非鬼也其所聞所見所思想聚於腦中至此傾筐倒篋而出也此病者注意唯在開醫士一事故於其失去腦神不啻三致意者噢噢唯此數語

須臾聲氣漸不續狂熱以次減寒熱表已由高而降胸突突大脈管若將迸裂面目間現一種可憐况味若恐怖之極者嗚呼萑苻梟桀平日殺人莫敢前至此雄心悉消滅若漚泡觀其閉目不敢張殆臨上質旁皆冤鬼耳

病室光線異常透澈是日天際晴無纖雲壁上時計鏗鏗然方報三句鐘榻中臥病者榻前醫生卡與看護婦遙立陡覺有風自病者榻下捲出狀若黑氣一

團令人毛髮洒淅風過後病者無聲視之體溫已盡失惟右脇心尖向下處尙留餘熱噫彼固已脫離此五濁世！彼固已脫離此五濁世界矣。

醫生洗濯其面既畢雖盡露大失血之真相而眉目口鼻仍少少類卡蓋彼黨易容欲僞飾何人先捏一模型傅藥水印諸其面其面卽爲模型所易必數日始復故常若欲其永久則倍用藥水加以駐顏品殆能支持一月此病者欲飾卡氏不過以應倉猝故真相尙易揭破是時卡凝視之其人非他潑力行之主人斯曰固吉零之所最矚者乃誤以爲欲斃之人餉之手鎗亦見機巧愈多事變愈幻禍害之來固非意料所及也。

斯曰既逝醫生填其死亡證書備送警署偕卡赴別院留覽斯時卡所注意者則惟瘋人奧利奧利之遺疾舉動類瘋人而不能語言則與華兒侯爵類若其與黨人同聲氣似無因罹此毒害卡故疑奧非黨人然或始入終叛受其罰亦未可料故電召古勒斯冀其以治侯爵者治之彼復言語自由吾亦藉探黨人

消息。然觀此馬車行人現象。卡忽有所觸。知欲窺奧利底蘊。不獨恃開其聲路。於是考驗此人之心愈熟。遂仍請醫生導之往。

奧利所居。逼近音樂室。卡與醫生入門。彼目若無覩。傾耳於垣。似有會。蓋見醫生目灼灼。示歡迎意。卡曰。此瘋人。余來院曾見之。數次。其神經似尙未極。瞽惑。曩華兒侯所苦。頗類此。爲一女醫所愈。蓋此病爲人所製造。以一種金類物質。阻其聲路。電感至速。手足第觸其類。皆能顫動。彼奧利者。現象殆亦如此。否。醫生曰。然。初入院時。由顯律看護。而至今。余詢其苦樂。第云。彼甚惡。見紙筆。見必發癩。以鋼鉛等筆。與之。果然。今乃悟其故意者。畀以墨水。令蘸指書。或能抒其胸臆。耶。言既。遂以墨水偕紙進。徐觀其變。奧利見墨水。若小兒得果。饑渴狀。殆不可耐。顧無從索筆。焦灼可掬。舉首視醫生及卡。又強自鎮攝。卡從旁竊窺。乃徐步前。揭墨水瓶。蓋用指蘸書數字於紙。奧利宛得導師。急從卡手取紙。至前蘸。浸如法。然久不臨池。所書不能成字。憤團紙於地。卡察見。復畀以紙。奧乃不復。

作書策繪長圓數物已卽以其紙拭指間墨低徊却坐若不勝情卡恐其復團俟他顧疾取置諸掖。鸚鵡猩猩動物也猶能以言論自達其隱奧利儼然人類丁此不幸遂欲儕此毛羣羽族而不能華兒氏曩受困難尙有其如花美麗之夫人扶持抑搔晏眠早起痺腦力達其能言之目的今奧利夫人不知在何許皇氏自送之入院後已絕存問殆路人置之矣院中醫生看護婦雖朝夕臨視以視華兒侯臥病時其關切之密率寧無別耶嗚呼彼奧利者雖神思愉快口若銜枚觀其適間情事隱痛至深誠有令人惻惻者然斯時卡取是紙喜溢眉宇附掌自謂曰果如余之所料醫士不解所謂就詢之卡曰此人病所從來余已思過半今有爲華兒侯治療痊可者在是擬介紹助君當可旦夕瘥余故狂喜然繼思之此事侵犯君之主權又自憎冒昧顧余無他意第覩此不自由之可憐人有此存想倘先生不允許亦未敢越俎也。

卡氏曲折述臆。醫士眉目之間。或喜。或驚。蓋名譽思想。慈善思想。在中交戰也。迨其述畢。醫士思之已審。慨然曰。是何傷。聞此君爲女醫士。余院方缺看護婦。君第介其充此役。陰爲吾治療病者有效。余當奉以相當之酬報。如此則於彼之利益。吾之名譽。兩無所損。而吾亦可藉以少增識力。先生乎。余非欲攘人之功。以爲己有。第此院全權歸余主持。名譽掃地。余得失信任。若此。則女醫士得報酬。余無損。失病者獲自由。一舉而三善備也。

卡兒生初慮醫士存保守主義。不容他人侵入其勢力範圍。雖倡前議。心殊惴惴。頰目其面。驟聞此語。如獲珍寶。烏有不承認者。於是殷殷訂約。復曲折出醫院。是時警長已至。檢視斯白死狀畢。正欲詢醫生一切。會其偕卡出。遂留與語。卡不能待。先出。古特。斯自卡至警署。久而未歸。不審復有何變局。卡電古云。有密切問題。招其至是。迄今又未見發表。尤揣測不定。噫。雙蛾顰蹙。眉峯久作望夫山。當此旅邸繁囂。愁人處。此尤不可終日。俄而升降機忽動。一人至室外。掀

簾入古起曰。君至是始來乎。事如何矣。

卡兒生曰。頃爲夫人覓得一佳息。想開先生歸期不遠矣。古聞言如獲奧洲礦山之異寶。而巨富在卽者。芙蓉之頰不覺生微渦。旋又雙皆瑩然。皇皇欲淚。此時悲喜交集。坐立皆所不可欲。覓一語以答卡氏。覺千頭萬緒。竟無可述。乃由卡續言曰。余爲夫人謀得一職業。卽此間聖克麥醫院看護婦也。……言至此。古特斯已得一問題相詰。卽曰。卡先生已覩余之魯士乎。先生幸速示余。令余一抒懷抱。至看護婦之職。余素不欲承任。未識先生可消滅此約否。卡笑曰。余固知看護婦非夫人所樂任。然欲開先生重出現於社會。舍夫人爲此。恐未由獲其基礎。因略述奧利病狀。復曰。彼醫士丐夫人陰爲治療。而以看護爲表面之職業。願第姑就之。將以奧利痊可之日。得開先生蹤跡也。

古仍欲再致詰問。卡取懷中時計閱之。距開車已不遠。遽曰。幸夫人持余介紹名刺往。余在英倫靜候佳消息。此時再濡滯。恐誤侯爵事。令黨人得以藉手。余

將行矣。古知奧利與開之關係。必爲卡所調。知雖窮詰恐亦不能預告。遂抱其一團希望。携所有用品赴醫院。卡乃乘晚車赴倫敦。

第十五章 私鑄廠

那卡村彌望平原。唯西北多山。山清奇。溪流曲折緣之出。然山之深邃處。游蹤率不至。近山居民。時於夜中望見火光。或聞金鐵聲。以爲神靈往來。觸神忌非福。唯於拉華公園登其鐵塔頂。以遠鏡測。或如赤城標。然鐵塔以清晨六時啓。曠黑八時閉。此奇景多現於夜分。好奇者恒引不得見爲憾。

十九世紀。民智雖未極開通。迷信之圈。已有多數人。如蛾出繭。潰其範。故神怪之山。浸浸乎有探之者。然或一探不返。或返而一二日。卽遭不幸。於是羣詆山之深處。爲鬼窟。寧別選佳勝。毋犯此。

皇史迷特之邸。依山陽。其弟顯律。尤津津此山靈異。邸後一最幽之窟。中羅埃及雕鏤石像。有人首蛇身。或人身牛首者。數設金碧。獐獐作拿攫狀。像又絕高。

大平人立肩下。僅當其胸。此室與山麓相當。牡鑰森森。卽皇氏家人。亦絕其窺伺。唯迷特昆季得啓之。顯律語人曰。此山之神止吾家。故吾家如釜上氣。蒸蒸上。村民亦信之。里中有疾苦。恒籲顯律。不敢望石像前祈禱。第於室前謹稽首。伸乞福意。顯律謂山神卽棲靈。此像神惡見人故也。

顯律自得斯曰。死耗吉零。又入警署。意恒不自寧。蹤跡出沒。弗常羣。莫知其處。然顯固以飄忽爲習慣者。人亦莫之怪。斯時新稻將登場。皇氏田連阡陌。歲例必招人收穫。主管承迷特命。令招工每人日給數先零勞動。家遂趨皇氏門。如市。

日間工作畢。衆集廣場。矯宇新涼。遙望海濱。圓月浴波。出如盤。場汎掃清潔。工人三五爲一組。有唱歌者。有談詠者。有手作銅號聲。效軍士赴戰陣者。在生理上。凡勞動既過。神經疲乏。未繼續得一休息場。卽鬆快無倫。然尙有健者爲角力。競走。賭跳之戲。以示彼英雄。若傭力終朝不足。苦之夜中。尙更有以金錢奴

隸。之。者。亦。有。餘。勇。可。賈。長。鏃。仍。能。彗。雲。也。此。等。人。大。都。氣。如。牛。知。識。如。豕。與。談。神。怪。帖。耳。聽。與。言。學。術。倒。地。臥。矣。俄。而。北。山。神。光。發。衆。中。一。人。先。見。之。詫。曰。鬼。窟。已。燃。燭。吾。儕。當。歸。寢。否。或。神。怪。我。言。未。畢。贊。成。贊。成。之。聲。盈。耳。詎。歸。後。視。同。羣。忽。少。十。二。人。噫。當。又。干。神。怒。已。得。禍。耶。

此。十。二。人。卽。前。吹。軍。號。之。一。團。俱。樂。時。此。團。咸。集。暗。處。其。中。領。袖。一。人。身。短。小。精。悍。然。面。色。枯。瘠。若。曾。經。重。受。折。挫。者。瞰。工。作。者。已。歸。領。袖。四。顧。場。中。無。人。低。呼。曰。吾。輩。行。乎。衆。皆。起。應。出。廣。場。折。至。場。西。一。空。屋。空。屋。爲。皇。氏。積。穀。者。門。扇。踰。垣。進。此。時。場。左。一。警。察。已。瞥。見。將。吹。警。笛。召。其。儕。此。中。一。人。飛。至。其。前。喃喃。作。絮。語。復。解。腰。間。腰。牌。示。警。察。警。察。俯。首。去。衆。入。空。屋。取。手。槍。出。各。繫。彈。囊。仍。由。領。袖。偕。之。前。行。

山。坳。無。人。涼。月。滿。逕。松。鼠。聞。足。音。潛。竄。上。樹。此。十。二。人。中。有。十。人。者。解。其。腰。牌。置。一。石。後。然。後。荷。械。行。路。漸。狹。石。亦。滑。潤。霧。露。濛。濛。濕。衣。袖。隔。樹。有。光。若。螢。火。

然非。螢乃爲燐。點側耳聲。潺潺聞此。下有澗澗。多無主尸。流出意燐。爲餘氣所化。諸人雖不信神怪。念此險地。不能無惴惴。蓋至此。已與那卡村相隔。再前則非村中人。屐齒所到。

無何。腥風起。嗥聲震巖谷。狼羣大來。以徑仄。魚貫進。目眩眩。光與星光相射。諸人急理鎗。登樹巔。擊狼前仆。後繼慮必久久。不見人。饞吻無膏血。濡燥渴甚。故勇耶。此隊不意遇此惡魔。殊出意料外。正死拒間。狼驀突。彈雨之陣。衝彼方而進。奔彼方。而逸指村中。而去不返。顧噫。村中今夜必驛騷矣。

凝視。狼後一拂拂。如飛。至以手驅狼。狼跳擲駭。竄衆乃以擊狼者。擊拂拂。鎗屢命中。拂拂若不知。且舉首見人。抱一人所據之樹。動搖人欲墜。拂拂愈怒。奮身距踴。離此人不盈尺。又聞一鎗發。槍煙指拂拂。喉後拂拂乃倒。顧此槍乃發。自對面。槍過發槍者。遂湧現。

此人仰視樹間人。揮之使下。遽詢曰。君輩何處來。深夜胡至此。鬼窟再前行。危

險尤甚。君輩不聞探此者屢不返乎。此時衆中領袖卽抗對曰。謝君脫吾輩險。阨然君奚爲獨居此山。此人笑曰。余方詢君輩從來。君輩乃詰我乎。余此間土著。與村中不相聞問。余有難言。况乃逃於人外。諸君來意。余已可揣知。第余不助罪人。亦不能助諸君。幸諸君成功。毋多入脅從可耳。

先是此領袖知顯律復有一弟名潛光。不直顯律所爲。去家業。生產勿問。莫究其蹤跡。衆知卽其人不復窮詰。諸人之來。雖明知彼已窺破。然勢難承認。唯答以探險旅行而已。此人知不可阻。長歎而去。去時第曰。余早知顯律有今日。不幸言而中也。

潛光既去。諸人乃躡之行。彼似已覺。趨益速。倏不見。顧循其所趨之路。較初入時平坦。榛蕪亦闕。似常有人來往者。他日乃知此山有二道。一卽諸人所經。一則山中人來往孔道。倘由孔道行。略無猛獸迹。以已受驅除故也。衆旣得此道。慮復迷。乃不出數十步。果又有一三岔路。諸人擇中央廣道前行。行未遠。荆棘

徧途。跽人衣。遙聞虎嘯聲。烈烈如裂帛。雖甚壯勇。家度無不繮眉者。於是欲折回。慮時間展轉。進則一步不可行。方共躑躅。一人驟呼曰。諸君從余來。余已得逕。衆姑隨之。則舉足時。荆棘尙碍足不數武。又現廣途。衆喜攢問。則曰。此事余第得之傳聞。初非實驗。不圖獲是以濟。亦大微幸。蓋景教徒行路時。每好作記認。或於地上作十字。或置瓦石種種符號。彼中人一見卽明了。余適窺彼人轉角時。頻引首樹上。此山故多榆樹。余見榆樹上有屈曲作一圈者。有時亦無之。然於支路發見時。則必有一樹作圈狀。以今驗之。果不妄語。畢諸人乃恍然。驗圈行。

此入山之諸人。其十人爲警署之警察。乃游君徇卡所請而派至者。當爲諸君所深悉。其領袖與又一人。諸君意中當亦疑爲卡君。或開夫人。否則爲秦痕矣。唯余則應之曰。否。否。此兩人者。一爲台森。台森出警署。覓卡氏。古特斯不得。遂乘火車返英倫。至則古特斯猶未歸。台皇迫。乃詣華兒邸。是時華兒侯已知種

劇皆爲皇史顯律黨人所播弄。秦痕又朝夕涕泣請命。因欲出茲倪罪。碍於出爾反爾。難啟齒。會卡兒生以警電來。且述開醫士將尋獲。秦痕遂得一策。詣警署伸訴。

戴奇貝爾之受暗殺。發見於茲倪入獄後。此事固明與茲倪無涉。茲倪之所最難昭雪者。則開醫士生死未卜。犯暗殺之嫌疑也。痕知開醫士出現在卽。乃婉求警長。願自繫獄。所縱茲倪出訪。開氏若不得。或他案果與茲倪有關係。而茲倪不歸。抵罪者。則已坐之情詞極哀懇。雖以警長之老鍊巧滑。亦爲之動。遂商之華兒侯。予茲倪一月限。令訪開醫士。而秦痕乃入獄爲之代表。

茲倪暫脫羈縲。感秦痕不置。握手不能道一語。惟有涕泣痕坦然曰。君此去可領受新空氣。妾久散誕。得嘗監獄風味。亦良佳。唯此去必詣蘇格蘭。車站多黨人出沒。君慎之。妾靈魂實隨君。言至此。聲忽低。曰。脫不幸開醫士失望。君宜覓自由。毋以妾爲念。百妾身不足擬君價值萬一。幸勿守徑。轉令妾神之苦惱。

禱於身受苦惱也。茲倪知痕意，覓開醫士不得，令已勿復返。然安可負彼而令其桃僵李代者？於是括其感激之意，爲簡單之辭曰：余自有策，卿勿注意。復哽咽曰：余苦卿甚矣，惟時痕轉作怡然狀，以開其抱懷，促之出。

茲倪出，卽詣侯邸。卡偵探自蘇格蘭至，倪目睨之，含恨意。卡已曉其旨，趨其握手曰：茲倪君鄙人，受雇於人，如箭在弦，勢不得不發。今已探得一秘密地，敬以奉君。以贖前愆，何如？茲倪性故強直，聞卡道破，轉無詞以對。卡於袖中出一物曰：此私鑄廠圖也。余適於車站中拾得，君固曾至那卞村者，君覩此，左從入路，逕非彼村，所稱鬼窟者，耶復指一處曰：此非皇氏之幽室耶？君試觀圖中銅模，汽鍋鉛條等物，非造私幣者所用耶？余近查得倫敦市中，往往有鉛質僞幣雜出，國家申嚴禁，不能遏止。此私鑄廠，久假設於余腦中，不圖得之於不意。余固怪皇史氏何豪侈乃爾，今得是足證彼豐厚所自。君勉往探，余仍將有所助。君且開醫士已有蹤跡，君固可無慮。若此事能有獲，固於國家社會均多裨益。非

獨洩侯爵古特斯之怨也。

倪久靜思動聞之色然喜俯首承認卡授之圖復詣侯爵縷述蘇格蘭事茲倪請見侯爵與夫人時台森知卡君來亦探古特斯消息知茲倪將詣那卡村躍躍欲試曰余將盡滅此黨人洩此腹中怨否則余必脹悶死卡氏曰台森君休矣君又欲歐吉零耶台翹其哆口默默如受震擊茲倪忍笑辭侯爵夫人要之行二人遂以是日晚車詣蘇格蘭

第十六章 迷蒙藥品

茲倪之往蘇格蘭也卡氏於其啟行時已電知游警長警長命警察十人與之偕適華氏招工衆遂應其招以往自茲以後入山之事如前章所述今請爲諸君續詳之

發見榆樹嫩枝記認圈後以圈爲方針遂無迷誤行亦速俄忽見人影在前若駐足察後之靴聲者蓋此行十二人步履雖甚輕而所踐皆山石時聞橐橐響

若告人以來探秘密此人傾注久似微歎息於火光逆襲確如審影審此清幽之境衆擬舉鎗回擊鎗已不復響台森躍而前視則一殭人臥石上血涓涓自胸溢出星月光照之縷縷作桃花則山口所遇之人以鎗自裁也揣其意以冀衆人不識途將無從破其兄秘密今驟覩諸人及此轉恨已前行作導線憤以身殉其愚亦大可憐矣

復前行所聞金鐵聲愈益清晰顧山路向盡覓入廠之途不得茲倪袖出一軟梯擲繩壁上擇警察魁梧立其肩攀繩猱升至其頂以眺此時那卡全村一覽可盡洋面白波蕩漾足底山中溪澗隱隱祇見爲一線蜿蜒作蚯蚓狀風吹衣袂雲氣蓊鬱殆疑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也眺望之頃忽見山南煙蔚起煤氣一縷如黑青欣然曰在是矣掬懷取測量便用器度其密率知相距不過數十碼乃出鉛筆識其點位緣繩下布告諸人

所來之逕已至山之極北至是復折而向南及所測之處卽潛光畢命地諸人

乃訝然其死。非無故也。彼自悔類於鄉導。而至此就死。乃益動諸人之檢查。然此地峭壁嶙峋。四顧無朕兆。一警察會携短燭。急出之。燃火柴照視。風動火柴不能燃。久之始達其目的。乃持燭遍搜索。冀攬暗門。方檢查間。不意足絆潛光屍。立傾仆燭。幸未滅。復起立。尸口似噓氣。此警察一回顧。潛光一手擎鎗。一拳緊握齒外。露目雙努。若欲得諸人甘心者。心一動。燭墜地。再出火柴。劃之。已不能燃。燒蓋白蠟。染絳實。飲潛光之血矣。

是時月光愈皚。從樹隙透射山南之石壁。壁上藤蘿蒼翠。露珠下墜。秀痕欲滴。乃月光所射之處。方數尺許。藤蘿不生。扣之。若中空。且不似石質。嗚呼。秘密之門。殆在是耶。然此石壁。混合無痕。未知其啟閉之法。又慮喧豕。將驚此中人。相顧束手。台森忽奮起。哈曰。諸君病腕乎。既蹈瑕。投隙得是罅。乃視爲石田。耶言訖。舉佩刀向壁斫。壁鏗然。火出。刀口已捲起。台森乃無語。顧最後所斫處。忽有鬆軟者。陷其刀。力拔不出。蓋前此台森奮斫時。不限以無藤蘿者。至是適中光

滑之石壁刀竟墮入。知此壁固非天烈所生。刀以木製。扇加雪與石色混。日間視之未必不少露痕跡。特時夜正午光線不能縷晰。必待發現此證據始知其果確耳。

既知是門爲木質。於是羣以佩刀剋之。台森刀陷入。手乃無刀。彼固抱激進主義。不甘退後者。手搖其刀。左右動汗下如漿。不暇取巾拭俄。其如牛之力已達極點。嗟然一聲。扉仆地。一人倒彈煙直冒。當門之警察二人已中二彈。衆乃取鎗還擊。始覩門內有五人。前二後三。擊鎗向敵。彈觸石壁如雨下。斯時一人伏地。蛇行近。舉鎗撥彈。彈不能及其身。門內前二人拔刀向下。將取之。不意視線一轉。警察之彈飛至一洞胸。一中腕。皆向後倒。蛇行者已行近。手白物一揮。芳芬之氣隨風透後。列者鼻觀。後列者乃相繼倒。衆得少暇。急視仆者。則台森爲扉所壓。足亂動。方欲起。以刀柄撲裂其臍。左手不能舉。得諸人扶掖。於是始起立。刀亦脫陷縫。鏗然壓地上。

諸人踐仆者進。私鑄廠之內容。乃大發現。顧不暇縱覽。惟注意狙擊者。此時茲倪知廠中有一所通皇氏奉神之幽室。慮或由是遁。將如卡偵探披露隧道徒勞往返。故衆皆注意。暗擊彼獨如獵犬嗅物。覓其門。嗚呼。茲倪之計誠密。思想誠美。特惜其後。此如鬼如蠅之顯律。一着而此十一人。幾以生命葬此鬼室中。

前此蛇行之人。蓋卽爲茲倪所持白物。名爲靈魂再造巾。質言之卽催眠藥。而美其名以作隱語耳。此巾藥性最速。臭味馨烈。觸者輒睡。爲科學家所製造。以緩病夫急痛者。製法爲獄囚所得。恃以白晝攫人金。事發入於獄中。乃舉以贈茲倪。將與謀越獄。會茲倪得奏痕解脫。謀乃寢。而製法遂傳。不圖用之於此際。亦癖洸法之比例也。

諸君乎。余貪述此項事。乃竟忘諸君懸盼魔窟之竟究。罪甚罪甚。今請亟續述之。可乎。諸人既遍索廠中人不得。最後至一室。陳設極古樸。四壁張地圖。地毯

乃以黑色者爲之中設烏木檯一木爲西班牙原料絕厚重下有抽斗四扇鑰嚴密。意其藏秘密文牘所也。壁上有鑰二形式似相合爲台森所見。急取以下。鑰甫投。室門忽自闔。衆初不介意。俄覺足下濕軟地毯已浸透。繼則毯上已有水未踰一分鐘。水已至足。跣俄而蹀。俄而腰浸長不已。諸人駭愕。開室門。門不可啟。如膠著。力擊之。則鐵版數重完固。無少罅。諸人乃相率登烏木寫字檯。然水勢之長實不可思議。再踰一時。此衆其將爲魚乎。

諸人自救之力既窮。於是仍前升峭壁之法。以一人立。願長之警察肩。層累以上。將破屋而出。無如此屋鑿山建築。屋頂卽石壁。非磚非瓦。苟無炸藥。誰能竅此混沌者。於是又絕望。且此室上懸電燈十二。旁設氣管。以透室外之空氣。所以爲此者。以此室四角皆石。唯扉以鐵。非如是。則光線空氣皆不足。不意入之者。遂如陷囹圄。不能踰雷池一步。未審彼初設此室時。爲有意否耶。

處此悶葫蘆之水晶宮。最不耐者。厥維台森。彼一自念。一創於露痕河。再創於

車站。茲復又遇險。而鬼窟魔王。竟不能如祈支受縛。將復爲卡偵探笑。嗚呼。性命呼吸。尙計及他人。嘲弄殊屬。愍絕。然英人不甘退後之性質。於此可見一斑也。

台森暗啞之性。既過。忽回顧同立者。喑曰。囚奴。何往。衆人皆受困難。而彼獨跳身。事外乎。衆警察。凝視。果不見。茲倪復思台森以囚奴爲茲倪代名。不覺破涕笑。於是衆人竊竊計。疑茲倪或已受損失。否則彼必施救援。顧此時水已淹沒。烏木檣及諸人喉。再遲將無及。

此室之外。卽爲工廠。鉛銅各質。堆塚度置。與煤斤雜糅。旁則機器數架。副以模型。觸目更無他物。室中之水。實非來自此一方面者。此廠堆煤之處。煤忽掀動。中有微細之語。如二人談話。其一曰。此時彼等當已成爲魚鼈。第不識有無漏網否。其一曰。會長亦大狡黠。已則顧惜生命。令彼五人死拒前門。彼等一去不返。當已失敗。吾會長乃得乘間以去。是豈合公理者。其一又曰。會長者。固必握

最優之權利吾輩衣食廬舍皆於彼是賴烏能與之平等哉言至此此人已探首出。又一人隨之。蓋此廠踞山之腹。與皇氏第相接。堆煤之處。適通皇氏奉神之幽室。山勢高俯臨其第。故於廠下造階級以通第內。此兩人蓋銜顯律命令。潛由幽室來也。

二人甫出穴。掠機器過。驀聞轟然一聲。彼言會長宜享最優權利者固已如彼所願。爲會長犧牲於鎗彈矣。又一人急回步。將趨煤穴口。而來者正扼其後。以鎗擬其面曰。若動便立誅却。汝實言顯律今在何處。復指水灌之室曰。彼室若何啓閉。余當赦宥汝。此人爲其所懾。木立不能動。其肩固荷鎗一枝。以倉猝。故竟不知納彈抗拒。囁嚅言曰。余非顯律。余爲顯律傭。彼以主人而爲吾輩會長。凡百隨其意旨。未敢忤。此夜中十二時。彼從幽室率廠中人十數輩。忽忽出。乃命余輩來此偵探。彼行蹤飄忽。或至海口乘輪他往。或赴村中博場。或就倫敦支會。皆意中事。彼亦不示人。固無從知其馬首也。

來者復問曰然則室中之水何自而出灌水之室是否別有啓閉之機振抑僅一鐵扉乎此人曰是室僅一扉灌水時扉已爲吸鐵所吸蓋此室之機盡在彼烏木檯際試以鑰啓其抽斗則機關卽送鐵於門桔脫僅欲啓扉雖百出其技仍無效此扉旣闔室中噴水機卽自發動不逾數時人卽溺斃遣此變者必以此室爲會長之寫字房烏木檯爲寫字之要地欲探會長秘密無不以是室爲重要之所咸首先集此烏知卽爲損失生命之導線耶且此室別無啓閉之處恐君之同來者將沈溺於水國而不返也

來者聞其言默然不語自念苟能洩此水者則諸人可望救援然據彼所述非過噴水管卽力破此門乃有幸於是趁此人不備潛掣槍擊其胸此人立仆來者俯視其彈在喉際知其不復活乃亟籌拯救室中諸人之法思索有頃然計終無所出

來者之人非他卽茲倪也茲倪注意皇氏奉神之室未與諸人偕是以適與水

室之難及。聞水室鐵扉發厲響。其神經陡爲之驚覺。徧覓諸人。不得。既聞囂聲。知有人在水室中。推扉。扉不起。唯聞室中呼水。至乃退。覓水所從來。迄無朕兆。不圖與此二人遇也。

第十七章 筆記

諸君！諸君！！余已至顯律之室。諸君曾見其出此室去乎。斯時發問者爲茲倪。旁立十一人。皆出自水室者也。初茲倪覓救援諸人之策。不得。薰念堆煤處之地道。或通彼室門。則諸人或生存之望。第一入此隧。或有躡吾後者。將伯無人行。與十一人萃而殲。於是以供楚人之一炬。奈何。然勢已至此。義無反顧。不得不以生命博最後之戰勝。於是撥煤入隧。不料足忽若爲人所掣。遽倒地。砰然有聲。彈從頂上飛過。髮幾焦。是時茲倪因有人曳其足。慮門外仆者。或甦。潛躡彼後。故俯首諦視。俯視之頃。槍機動。髮乃受擊。首若少前者。顛碎矣。門外拒敵之五人。惟被魔於靈魂再造。

中者未受槍傷。然已爲諸人蹴踏。腹裂腸出。固不能來躡。茲倪後。茲倪踵下實橫臥一屍。即其適之所擊者。此人生前手拳及喉。護其痛。及是倪足實踏其拳處。故疑爲被人所曳耳。此人倉猝後。當與茲倪問答。頃伺得罅。亦潛於衣底納彈。將俟倪回顧而狙擊。不虞茲倪先發制人。彈留未獲。試已受擊。及是足蹴。手動。機發。彈出不啻有人轟擊也。茲倪四顧無人。檢視逝者所持槍口。餘熱未已。意乃釋。哂曰。死黨人猶擊生茲倪乎。此處非汝長眠地。余請汝略避。遂搜其腰際。彈囊與已所蓄并爲一。蹴其尸於傍。復伸入隧之目的。然屢遇危險。不無有戒心。視隧中洞黑。而探燈又在十一人之手。驟履此深黑之隧道。縱無危險。第使久而後達。晷刻旣悞。不幾損失諸人之生命乎。

徬徨復徬徨。腦神似告以萬不可緩者。茲倪於是奮勇入。不復顧利害。先之以足足。似踏實地。匍匐進未數武。已及隧中。此時隧中忽現一光明。茲倪歡迎無量。蓋前二人來時。置手燈其中。未取出。乃濟茲倪之用也。

茲倪既得燈。神益壯。因憶此間南爲皇氏莊。北則爲廠中之地底。乃指北行。俄而又一疑問起。蓋手燈所照隧中忽現一岔道。未知取逕何所。已念水室在廠西。決計趨西行。久之果得一隧口。有石級攀級上。第未審果否。其上爲水室。方用惴惴。不意足已踏啓閉機。穴頂露水涓涓下。茲倪於是狂喜而不知兩重危險。復相率而至。

室中十一人爲水所漬。斯時已及頸。水仍驟漲不已。諸人瞑目待死。莫能決一策。及是忽水勢銳減。趨室之隅汨汨而下。衆人之喜殆較茲倪之喜有加。此時內中有老警察一人。忽宣佈其意見曰。諸君！余輩在此網中。慎無輕敵。今此水驟退。安知非別有他道。足以致死我輩者。乃舍此迂緩法而施其迅速手段。乎諸君。手槍無恙耶。幸整備以俟。

此言未絕。而台森之手槍已發。蓋彼於水中以手舉槍。過其頂。若揚鞭欲下狀。而彈囊則戴於頭。故其槍獨完全無所損失。然彼初未見茲倪。斯時暴水衝盪。

直趨茲倪所立地。遂潰澎湃。勢殆不可當。茲倪矗立懸流中。死方撐拒。幾暈眩。然斯時諸人覩水退。狙隧口以伺來者。台森以一槍未中。尤獍目爲諸人。先不少瞬。茲倪幸免。暴水衝刷。立有頃。始探頭冒地。氈出。台森已猛發一槍。幸其槍術疏。又不肯授他人。以故一擊再擊皆不中。彈落水有聲。茲倪不責台。急呼警察曰。諸君何爲窘余。余爲茲倪來拯汝者。將殺余以爲酬報。耶。然台森猶以爲詐。擊槍俟俄而。茲倪全身現。至頂以下如出浴。審視諸人亦然。惟程度不及茲倪者。僅頸以上未受潮流浸灌耳。

台森懟茲倪曰。君太不曉事。拋撇人幾多時。令吾等受此水厄。君心安乎。茲倪不置答。仍前就烏木檯。啓其鑰。斯時水又傾注。然以隧道爲壑。室內雖漸瀝。固無礙。隧中又有洩水管。令水下。不復憂其汎濫肆虐矣。

茲倪據案坐。必欲窺抽斗所貯爲何物。初諸人尙欲阻止。及觀水不爲害。乃聽其縱覽。初時所檢得者。唯廠中簿籍。及後檢近牆小抽斗。則顯律之筆記在焉。

筆記之中所載各事甚詳。盡茲倪獲之。如得異寶。掖諸懷。促諸人從隧道出。赴皇氏莊。

隧道之口。即爲皇氏之神室。神室之前。乃爲顯律休息所。茲倪導諸人由神室折至此。顯律已離此所而去。故驚詫特甚。而詢諸人。是時已爲入山之第二日。正午。焦勞終夜。衆皆憊然。身在虎穴。咸共奮勉。不敢怠。俄遙覩前庭火起。衆乃整備而出。而警局消防隊亦至。火光中瞥見一人。鬚已半焦。頓足詈曰。余不意終破壞於奴輩手。寄語華兒。俟再閱二十年。仍當與彼遇於世界之上也。

茲倪察其人。即爲顯律。冒火入。將捕之。歸獻主人。風急。焰烈。旣進。復回。終不能達目的。救火者。激發水器。若白練。轟叫之聲。鼎沸。然勢終不救。而此酷類顯律之人。乃隨祝融氏。烈焰俱歸。烏託邦。

皇史氏邸中。經此變異。個人皆星散。或有竊藏以遁者。彼黨知主人陰事。已發罪不赦。乃爲此自戕計。甯復能追逋逃者。俄而火以救護。甚力。僅焚樓一楹。即

戢其赤舌。突有一人奔入。痛哭。少主。此際。茲倪等。與消防隊。已接洽。咸就焚死。者之側。檢其證據。此人乃叫號呼。詈怨。顯律之累逝者。茲倪興致索然。乃知迷特捐軀。顯律固仍去。如黃鶴也。

第十八章 黨魁醫士之歸宿

茲倪等。懊喪以出。而那卡村之博場。又不知其處。惟所得。顯律筆記。歷歷然。如自暴罪狀。差強人意耳。斯時警署。已將皇氏邸封鎖。茲倪等。暫留以探博場。然冥探幾遍。略無朕兆。茲倪固不復可耐。台森尤躁急。欲死。然事愈急。則愈緩。俄而。茲倪病。俄而。台森病。俄而。十警察同病。蓋浸漬於水。復灼於火。飢疲渴殆。十二人。同種病。因遂不期而成。同病。而那卡村之旅邸。乃爲諸人病院。

越數日。蘇格蘭警署。以倫敦卡偵探電至。促茲倪。台森歸。十警察。亦仍取回蘇格蘭府。諸人以養疴。故未出。旅邸一步。此日方少閒。欲至郊外。一吸空氣。而電信適至。遂同詣蘇格蘭車站。在車站時。頗聞人言。拉華公園。主人受逮。苦不清。

晰台森欲暫至聖克麥視開夫人。茲倪揣電信尚非急迫，且亦欲觀醫院瘋人之究竟，甚樂從之行。遂贊成在蘇格蘭小住。

車既至蘇格蘭停車場，台森示其受拘之地。齷齪恨顯律。警察亦回指來時之路。道吉零狙斯白事。茲倪益注意懷中筆記，恐又遭竊去也。下車警察自去。二人喚一街車。取道聖克麥醫院。茲倪以未得顯律，心甚怏怏。未知促回英倫爲何故。腸輪轆轤與車輪相比，例不復與台森交一語。少頃台森忽躍起曰：至矣。二人至此爲初次識荆。徘徊門外。嘉樹下塵襟頓滌。好光景誠可念也。踵門有醫院侍者詢客從來。茲倪遂叩密斯突古特斯魯士侍者曰：然，此中第四十號看護婦即爲其人。君輩訪之何事。茲倪告以將詢一重要事件。侍者曰：惜哉。二君乃遲來一日。古特斯已偕醫愈之瘋人至倫敦去矣。二人無辭遂退。以不及英倫早車，乃詣霧怡旅館。從台森之意也。入旅館後得少暇。茲倪取顯律筆記。擇其緊要者錄之，以爲己之昭雪地。其文云。

余與華兒侯。非有深怨。第以其所主政策。於吾輩不利。實甚。故會員吉零斯。白麥士倫等。皆贊成暗殺主義。然余謂此等人類。第關其口。痿其手。使不得發舒。即足。遂使吉零麥士倫。僞爲西班牙人。以俟其釁。果也。彼中吾毒。而以五月二十號病歸英倫。余之快意何若。

又二節云。余素喜理化。非喜其爲科學也。余所業何事。無理化以濟之。烏足逞余志者。顧倫敦理化專門學校。余厭其教科繁縟。窮年累月。悶人欲死。教授者又不肯悉出所有。必秘其一二。使學者莫窺涯際。余鄙之。乃得一簡捷法。遂變服從開魯士遊。執鞭忻慕。余固實有此情哉。特養老黏牝。所用異耳。嗚呼。余雖致富。而所爲破壞法律。余甯不自知。然固無如何矣。

余既隨侍開魯士。時時竊窺其所學。進步至速。久之。技且過之。蓋參觀之效。較之授課親切有味也。余之蠱華兒侯。及一切容易術。無弗得之於開先生。開先生乎。大德不報。留汝於英倫。終敗乃公事。余以蠱華兒者。蠱先生。余實

崇拜先生愛敬先生。不知所報而出此也。

且余亦烏忍。疊開先生。第開先生而在倫敦。華兒氏之病。必易已。華兒氏之病也。余之陷阱。不徒設耶。故余御開先生。自侯邸出。即以迷蒙藥水。去其知識。趨赴潑力斯車行。由行中送之。詣露痕河秘密舍。自是至蘇格蘭車站中。警察偵探相出沒。余竊取一人。竟盲然無睹。誰謂吾英法律難犯耶。

茲倪閱至此。指謂台森曰。君試觀之。彼奴睛球中。尙有他人哉。台森正欲速竟此筆記。以一破往日迷團。促其復錄。茲倪繙閱未及一頁。復得與案中關係之文曰。

余屢遭失敗。重爲吾黨累。余怨將自戕。顧念博場及鑄廠。猶在尙足爲余窟宅。此後倘仍有不虞者。余將渡北海。至拿色角。不復鬱鬱居此耳。

閱至此。茲倪躍然曰。曩在水室。余何未睹此頁。彼若往。拏色角者。將爲拿威所保護。吾輩弋人。何慕乎。此際台森轉慰。茲倪不復似平昔之躁急。時晚餐已具。

車室之大。報時鐘又起。台森知晚車將開。行促茲倪同往。

蘇格蘭之至英倫。雖有停車場數處。而時間不甚久。故瞬息即達。茲倪下車欲先赴侯邸。台森則強其至皇門街。謁見開夫人。倪不能却。乃同往。未及門。一華服之紳士。立於門首。茲倪台森見此紳士。非他。即開魯士也。開魯士爲顯律所弄。界之入醫院。人皆以爲奧利也。唯卡兒生窺知其一二。及後見其所畫。皆爲治病。具益自信。故決計令開夫人看護。陰行醫術。應手奏捷。後言語返其自由。噉噉話。故常喜可知矣。遂相率謝醫士歸英倫。詣卡兒生。詣警署。詣華兒侯。在爲茲倪昭雪。而亦在在道顯律罪案。蓋不待筆記暴露。顯律已在誅數。至是乃適與二人入遇。

魯士急與二人答禮。并述顯律就執狀。蓋諸人詣鑄廠之時。正卡兒生赴博場之頃。卡氏在英倫。待顯律久。不得其蹤跡。竊計當未離那卡村。於是取當日蒙首往探博場之暗射圖。携以前往。往而果獲博場。且顯律正從鬼窟逃出。卡詐

以偷享其會命。今招其走耳。此而猶黑女兒之顯。而竟不疑。而後行。言一具。新受恐慌。神經無主。一則注意欲殲華兒侯。且以爲縱彼人爲僞託。吾足以敵之。隨處皆可佔優勝也。

不虞卡氏布置完密。來時即施以催眠術。令不得逞其狡展。挾以面游警長畢。逕乘車回英倫。此時顯律大迷惘。任卡氏提調。如受病魔。嗚呼。彼以魔術害人者。乃亦以魔術敗。殆如地球之環繞無端也。

顯律既入倫敦警署。樸闊斯登總監。親致研訊。顯歷歷自陳。無諱飾。已忽瞿然曰。汝以魔術蠱我。此言如非我所欲言者。余之證據何在。乃欲定余罪耶。卡兒生於是從而折證。以證人尙未完全。姑遲至下期研訊。

既而開醫士以病愈返倫敦。惟茲倪等尙無耗。卡氏在那卡村時。已知迷特自焚狀。至是遂電。茲倪速來。將令顯律快於速決也。開醫士所述既畢。茲倪於是請其偕詣侯邸。請命於侯爵持筆記往。裁判所於是開特別裁判定顯律以私

錄罪。俟覆審。即纒首。秦痕以茲倪無罪出獄。舍繼之居者。顯律。卽爲彼獄室。暫居主人。

諸君不觀當日英倫各報乎。華兒邸之茲倪。以材勇豁其奴籍。乃於是歲八月之望。與秦痕結婚於倫敦大禮拜寺之庭。華兒侯開醫士之夫婦。皆蒞觀禮。倫敦人士。以彼輩之蹤跡奇特。咸赴焉。茲倪謂秦痕曰。余輩事實。小說家倘演爲美談。將何以名之乎。曰。侯爵與開先生。皆以顯律閉其舌。而歷困難。此舌價值。殆高於黃金乎。名之曰黃金舌。宜亦愛讀諸君所許也。

黃金舌

三

黃金舌終

